

咳餘叢考

卷十之卷十四

漢書門			
二	七	八	
冊	架	函	號類

內閣文庫			
三	二	漢	
〇	七	八	書
函	一	八	
一	冊	八	號類
架	〇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788
冊數	10	(3)
函號	307	178

0 1 2 3 4 5 6 7 8 9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陔餘叢考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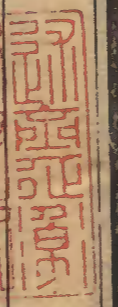
陽湖

趙翼

耘菘

新舊唐書年號各有得失

各史遇一歲數改元之年書法不一有以最後所改之
號冠於歲首而其下仍按月書明所改號於每月之下
者顧寧人謂司馬溫公通鑑叛為此例非也乃溫公仿
宋子京新唐書而新唐書又本之李延壽南北史耳唐
以前各史凡一歲數改元者皆以下詔之日為始按月
順書如陳壽魏志三少帝紀上書嘉平六年十月庚寅
下書正元元年十月壬辰吳志三嗣主傳上書太平三
年十月己卯下書永安元年十月壬午沈約宋書前廢



帝卽位之次年書改元永光八月書改元景和十一月
被弒明帝卽位書改元泰始劉昫舊唐書中宗卽位正
月書改元嗣聖二月武后廢之書改元文明九月書改
元光宅是也此最爲得實然亦有不明析者卽如唐高
宗顯慶六年三月改元龍朔是年旣以六年書歲首而
三月以後卽爲龍朔元年故次年歲首卽以二年起竟
似六年之後繼以二年幾令閱者不甚了了南史新唐
書通鑑以最後所改之號書於歲首誠足以醒矐目矣
然又有窒礙而難行者如宋前廢帝永光元年正月以
下永光也八月以下景和也十一月明帝卽位泰始也
若以最後所改之號冠於歲首則是歲卽應書泰始元

年然其時廢帝尙在明帝未立何得抹煞一帝故南史
以廢帝後改之景和書於歲首似矣而十一月以後則
另書泰始元年不幾於以一年作兩年乎南史又惧其
如此乃於泰始元年之下書云是歲卽大明九年也大
明孝武年號止有八年並無九年南史卽欲醒矐目只
應書是年卽景和元年乃虛架以大明九年之號不亦
誣乎新唐書則并不嫌抹殺一二帝以曲就其成例卽
如睿宗卽位之歲五月以前中宗神龍年號也六月韋
氏弒中宗立少帝重茂改元唐隆則少帝號也七月少
帝被廢而睿宗立始改元景雲則景雲以前尙有中宗
少帝二君何得盡行抹煞而預書景雲於歲首乎究不

陔餘叢考 卷一
如舊史書法爲正若恐所改年號不見歲首如唐高宗顯慶龍朔故事本年旣以六年起次年又以二年起不見年號恐閱者疑誤則不如每年歲首皆書年號則斷不慮其瞽目矣

按舊書又有自柰其例者高宗開耀二年二月改元永淳若循其順書之例則歲首應書二年開耀之二年也至二月始書改元永淳乃是年歲首不復書二年而卽以永淳起則又何也及永淳二年十二月改爲宏道元年是夕帝崩則宏道年號僅得一月且已書於永淳二年內矣而中宗紀又特書宏道元年另作一行不幾於以一年作兩年乎又武后自載初元年改十一

月爲正月十二月爲臘月明年正月爲一月新舊書俱循此例故歲首起正月次臘月次春一月至十月卽爲歲終故歷年紀載俱無十一月之事以十一月卽次年歲首正月也直至久視元年始復唐制乃舊書萬歲登封二年尙未復唐制卻書十一月孫萬斬陷瀛州屬縣而次年又書正月不幾於以一月作兩月乎昭宗乾寧六年八月改元光化而是年正月卽已書光化及光化四年四月改元天復而是年正月卽已書天復天復四年閏四月改元天祐而是年正月卽已書天祐不又自亂其例乎新書書年號處亦有不明者舊書武后長安年號只有四年其明年卽

書神龍元年以是年有張柬之等討亂中宗復位改元神龍也此正合新書以最後所改號冠於歲首之例乃新書於是年歲首反書長安五年而中宗紀又特書神龍元年豈非自亂其例且亦以一年作兩年乎

新舊唐書本紀書法互有得失

舊唐書書法多有不合於古者史記高祖初起事稱劉季及封沛稱沛公王於漢稱漢王登極始稱帝此古法也舊唐書高祖本紀高祖初爲唐王時秦公世民改封趙公乃書云徙封太宗爲趙國公又高祖進位相國時隋帝令其立四親廟其時高祖尙未爲帝也乃云立皇

帝祖已下四廟於長安通義里第此皆書法之失者新唐書於秦公之改封則書徙封秦公世民爲趙國公於立廟則書高祖進位相國立四親廟又舊書敘高祖先世處卽云皇祖虎武德初追尊景皇帝廟號太祖陵曰永康皇考昞武德初追尊元皇帝廟號世祖陵曰興寧先將武德登極追尊之號敘於此處故於武德初難於再書但云追謚妃竇氏爲太穆皇后陵曰壽安而已一似登極時祇追謚竇氏而不及祖考者新書則敘先世處但書祖考本官而於高祖卽位後乃書追尊四代考妣及妃竇氏又舊書太宗未爲帝以前於高祖本紀內卽稱太宗固非及太宗爲帝後則本紀內或稱帝或稱

上可矣乃貞觀三年又書夏四月太宗始於太極殿聽政皆非史法也新書則高祖本紀內太宗皆稱名太宗本紀內皆稱上又高祖傳位後太宗卽位於東宮顯德殿高祖尙在太極殿直至貞觀三年始徙居於大安宮乃舊書則於高祖本紀武德九年傳位後卽云尊帝爲太上皇徙居宏義宮改名大安宮則似傳位之日卽徙宮矣而太宗本紀內貞觀三年又書徙宮事轉起人疑新書則高祖本紀內敘明貞觀三年始徙宮故於太宗貞觀三年書太上皇徙居大安宮事自覺一覽瞭如高宗上元二年皇太子宏之死實武后殺之也舊書但書皇太子宏薨新書則書天后殺皇太子宏

舊書宏傳內亦不載被醜之事但云

上元二年從幸合璧宮尋薨新書宏傳明書之

舊書武后垂拱三年封王子成義爲恆

王隆基爲楚王按成義等皆睿宗子是時睿宗已立爲帝則其子不應書王子新書則云封皇帝子隆基爲楚王又中宗之反正乃張柬之等起兵討亂遷武后於上陽宮而奉以復位也

新唐書李多祚傳敬暉等定計後王同皎請太子至元武門斬關人乃舊書云張柬之等反皇太子率左右羽林軍桓彥範敬暉等誅之是日上傳皇帝位於皇太子徙居上陽宮竟似中宗之自能討亂并傳位之出自武后矣新書則書春正月張柬之等以羽林兵討亂甲子皇太子監國大赦改元丙午復於位又開元二十五年皇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琬竝廢爲庶人舊書不言殺則但似廢而已新書則書

皆殺之史思明既降後至德三載即乾元元年四月復反舊書不書但於是年十二月書安慶緒被王師所圍求援於思明思明援之復陷魏州一似思明未嘗反因慶緒求援而反者新書則於是年夏四月先書史思明殺范陽節度副使烏承恩以反而後書援慶緒之事又唐自穆宗以後八世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如武宗之立由仇士良乘文宗不豫矯詔立之也乃舊書文宗紀云正月上不康詔立親弟潁王漻為皇太弟權勾當軍國事皇太子成美復為陳王竟似出於文宗之意矣宣宗之立亦由馬元贄乘武宗不豫立為皇太叔也舊書亦但云遺詔以皇太叔光王柩前即位竟似武宗憑几之詔矣

懿宗之立亦由王宗實元寶矯詔所立也舊書但云宣遺詔立為太子昭宗之立亦由楊復恭當僖宗既崩率兵迎立之舊書但云上暴疾宣詔立弟壽王傑為皇太弟是夕帝崩皇太弟即位則更似授受得其正矣此等大事皆不據實直書何以示懲戒耶新書一一著之此皆新書書法之過於舊書者也然新書書法亦有可議者舊書書秦王與薛舉戰敗績新書不言秦王但云劉文靜及薛舉戰於涇州敗績以是時秦王臥病文靜主戰而敗故也然軍令責在主帥豈得委之偏佐乎既據實書偏佐主戰而敗矣則偏佐之有功者亦應據實書其姓氏乃貞觀四年大同道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生

擒頡利可汗新書則書李靖俘頡利可汗以獻而張寶相不書以靖爲主帥故也叅之劉文靜書法不幾自亂其例耶又天寶十五載安祿山反魯炆與賊將武令珣戰渙水敗績哥舒翰與賊將崔乾祐戰靈寶敗績皆非與祿山戰也而新書皆書與祿山戰至德元年房琯與賊將安守忠戰陳濤斜敗績新書亦書與祿山戰賊將阿史那承慶破潁州執太守薛愿新書亦書祿山執薛愿及郭子儀敗賊將崔乾祐於潼關則又書崔乾祐而不書祿山則新書書法亦未畫一也又新書於致仕丁憂降黜皆書曰罷劉仁軌許敬宗等致仕皆書罷房元齡以母憂去職亦書罷姚元之出爲刺史亦書罷武三

思辭司空武攸暨辭司徒亦書罷遂使善去者與降革無異何其漫無分別耶又房元齡以丁憂去職未幾起復舊書書法甚明新書則於其丁憂也但書房元齡罷繼又書元齡起復起復者不終喪而授以官也今但先書罷則起復二字有何來歷耶舊書神龍三年七月皇太子重俊與羽林將軍李多祚等率兵誅武三思武崇訓遂引兵自肅章門入帝登元武樓臨軒諭之眾散去遂殺多祚重俊出奔爲部下所殺是誅三思崇訓後乃敗也新書但云皇太子以羽林兵誅武三思不克死之則似三思等未被殺者此又新書過於好簡之過也舊書元和五年定州將楊伯玉爲亂拘行軍司馬任廸簡

別將張佐元殺伯玉廸簡謀歸朝三軍懼乃殺佐元是爲亂者乃伯玉非佐元也而新書云義武兵馬使張佐元反伏誅則竟似佐元爲亂首矣新書張宏靖傳劉總以所部內屬詔以宏靖充盧龍節度使宏靖至幽州不能協軍情爲所囚數日軍士稍悔詣宏靖謝願改心事之宏靖不答眾曰公不赦我矣遂取朱克融爲留後是軍吏之囚宏靖在先立克融在後也乃新書本紀書盧龍軍兵馬使朱克融囚其節度使張宏靖以反則又紀傳之自相牴牾也又鎮州軍亂節度使田宏正遇害軍中推牙將王廷湊爲留後新書本紀書成德軍大將王廷湊殺其節度使田宏正以反蓋新書之意專歸罪於

據位者然首謀作難與乘機攘據究屬有間若一概書爲亂首何以別於李茂勳等之逐帥竊據者耶此又新書之錯誤也貞元二年四月李希烈爲其牙將陳仙奇所醜仙奇以淮西歸朝詔以仙奇爲淮西節度使六月淮西兵馬使吳少誠殺仙奇自稱留後詔卽以少誠知節度留後乃舊書於少誠殺仙奇一事並不書但云以淮西兵馬使吳少誠爲蔡州刺史知節度留後則仙奇何往耶新書旣書吳少誠殺其節度使陳仙奇自稱留後矣而於李希烈之死但書李希烈伏誅而不書仙奇殺之之事則仙奇之爲節度因何授耶此則新舊書兩失之矣

新舊唐書本紀繁簡互有得失

舊書主於詳明新書主於簡括卽如二十一帝紀舊書
幾三十萬字新書僅九萬字此其大較也然舊書本紀
凡生殺予奪之事皆略見其所由而新書則必一一考
之列傳而後見此亦兩書之各有得失者也今卽以本
紀觀之舊書於太宗爲秦王時降薛仁果破宋金剛走
劉武周擒竇建德降王世充敗劉黑闥皆詳敘其武功
正見太宗年少英武算無遺策新書乃各以數語括之
雖本紀體貴簡嚴然登極後命將出師皆有主帥任其
功罪自可於各列傳見之未登極以前身爲總帥不詳
敘於紀內將敘於何處耶前史於漢高成臯廣武之戰

光武昆陽邯鄲之戰未嘗不詳敘也又舊書武德元年
追謚隋太上皇爲煬帝此大事也而新書不書是年李
密舊將徐世勣以黎陽及河南十郡降賜姓李氏此爲
世勣入唐之始三年秦王大破宋金剛僞總管尉遲敬
德降此爲敬德入唐之始新書亦不書秦王擒竇建德
王世充獻俘京師斬建德於市流世充於蜀新書但言
建德伏誅而流世充不書貞觀四年李靖大破突厥獲
隋皇后蕭氏及煬帝之孫正道送至京師新書但書破
突厥而不書獲蕭后等事是年帝與羣臣論隋文帝疑
羣臣不可信故事多專決朕以天下之廣豈可獨斷以
一人之慮惟當選天下之才委任責成各盡其用庶幾

於理也舊書書之正見太宗致治之本新書亦不書十
六年詔復隱王建成爲隱太子改封海陵刺王元吉爲
巢刺王此爲慙德之悔是歲高麗大臣蓋蘇文弑其君
高武此爲征高麗之由新書皆不書高宗咸亨元年追
王武士護葬其妻令文武官及外命婦送至便橋此見
武后權寵漸盛新書亦不書儀鳳二年遣高麗王藏爲
朝鮮郡王扶餘隆爲帶方郡王各歸國安輯餘衆此二
人本高麗百濟之君被擒入朝至是遣還遂世有其國
則亦一大事也而新書不書聖歷二年初爲寵臣張易
之昌宗置控鶴府尋改爲奉宸府班在御史大夫下二
倖臣之見於本紀始此新書亦不書中宗卽位在東都

神龍二年正月始護武后靈駕還長安新書亦不書睿

宗景雲元年追廢韋后爲庶人安樂公主爲悖逆庶人

此國法所當書者新書不書

新書中宗紀謂帝崩由韋后及安樂公主進醜而安樂公主傳反不明書其事

元宗開元十三年初置曠騎此爲府兵變制之始十七
年八月五日上誕辰百僚請以爲千秋節此後世誕日
置節之始二十四年始移考功貢舉遣禮部侍郎主之
此爲侍郎知貢舉之始二十八年以壽王妃楊氏爲女
道士號太真此爲納楊妃之始二十九年以幽州節度
副使安祿山爲平盧軍節度使押兩番渤海黑水四府
經略使此爲寵任祿山之始天寶九載祿山進封東平
郡王節度使封王自此始十三載祿山奏立功將士請

超授告身於是權將軍者五百餘人中將者二千餘人此見祿山權寵之極十五載肅宗卽位靈武上皇在蜀使韋見素房瑄崔渙賁冊書及傳國璽至此亦肅宗正位之大事新書皆不書至德二載上皇還自蜀肅宗奉迎父子相見臣民悲喜之狀舊書最詳新書盡刪之此等事不於本紀詳敘將於何處紀述耶又通鑑肅宗借回紇兵收京師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玉帛子女歸回紇及收長安葉護欲如約元帥廣平王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爲賊守願至東京如約葉護卽從命百姓軍士皆泣曰廣平王真華夷主也此正見代宗爲太子時能屈己爲民

有君人之量宐於代宗紀內詳敘而新書不載代宗廣德二年宰臣及內侍魚朝恩與吐蕃盟於興唐寺德宗建中三年十一月朱滔王武俊田悅李希烈各僭號稱王相連爲逆此何等大事而新書皆不書此皆新書之過求簡淨而失之太略者也又按舊書本紀穆宗以前尙稍存書法穆宗以後竟似腐爛朝報凡內而拾遺補闕外而刺史觀察其遷黜生卒亦一一書之真不成史體又如李紳李德裕以吳湘獄坐貶宣宗紀內敘此案幾三千字尤屬蕪穢新書懲其太煩乃別爲體例只書宰相之除拜罷免而方鎮惟軍亂易帥則書之其他則否是以紀載簡嚴絕無冗沓然其例亦有時而窒礙者

如文宗紀太和元年詔橫海節度烏重幸討李同捷十一月又云橫海節度使李寰討李同捷蓋重幸卒以官授李寰使討賊也新書不載生卒則一橫海也忽而重幸忽而李寰觀者不幾脅亂耶宰相之除拜罷免既在所必書矣會昌元年二月以李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大中七年以鄭朗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及蔣伸高據劉鄴王鐸崔彥昭等之入相皆一概不書則并自創之例亦更多刪削未免太簡矣至於各帝詔命及唐初九錫文禪位詔舊書一一載之累幅不盡新書盡從刪卻一洗繁蕪此則仿南北史體例又不可以太略議之也然舊書亦有失之略而新書補其所未及者高祖

起兵本非素志乃太宗與劉文靜裴寂定謀後因寂以告高祖并以晉陽宮人私侍事迫之高祖乃從是太宗本謀不可沒也觀劉文靜等傳可見舊書於高祖太宗本紀絕不敘及新書獨詳之舊書敘高祖起兵時隋室大亂但云是時羣盜蠡起新書則歷敘劉武周林士宏等四五十人一則見當時羣盜鼎沸一則羣盜內魁傑者可量爲立傳其餘則第見姓名於此而可不必一一立傳是雖繁而實簡也舊書但以羣盜蠡起四字括之而列傳中仍不爲一一立傳則諸反者大半不見姓名成何記載耶又順宗嗣位不數月卽傳位臨御日淺本無事可紀而其爲太子時身歷危疑幾於廢黜賴李泌

調護得免及沮裴延齡張渠牟等入相之事韓愈所謂天下陰受其福者又德宗時宮市之弊最甚順宗爲太子欲諫之王叔文曰恐有小人間之謂殿下收羣情太子謝曰非先生不聞此言此亦見其留心時事并樂聽諫言之德又朱泚傳泚圍奉天德宗危甚皇太子督兵苦戰賊乃敗是順宗爲太子時多有可紀自應總敘以見其爲人乃舊書並無一字穆宗未爲太子時吐突承璀欲立豐王憚而憚母賤不當立乃立穆宗爲太子憲宗崩陳宏志殺承璀及憚穆宗始卽位舊書亦不載他如武后永昌元年以薛懷義爲新平道大總管延載元年又以懷義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至今鳳閣侍郎李

昭德爲長史鸞臺侍郎蘇味道爲司馬此見武后寵倖懷義之極而舊書俱不書天寶十四載顏真卿起兵河北討安祿山張巡起兵與賊戰雍邱及永王璘反於丹徒至德三載郭子儀等九節度之師有魚朝恩爲觀軍容使及乾元二年三月史思明殺安慶緒此亦皆當時大事而舊書一概不書此又舊書之疎略也

舊唐書多國史原文

舊唐書武士彠傳贊云載窺他傳過爲褒詞慮當武后之朝佞出敬宗之筆凡涉虛美削而不書是修史時未嘗無別擇乃仍有全鈔舊文而未加勘訂者如唐臨傳云臨孫紹爲給事中先天二年今上講武驪山紹以修

儀注不合旨坐斬時今上既怒乃坐紹於纛下李邕遽請宣旨斬之按先天乃睿宗年號所謂今上據新唐書則元宗事也蓋元宗時方爲太子講武也又徐有功傳云有功沒後中宗既贈越州刺史今上踐祚竇希城請以己官讓有功子倫以報舊恩澤王上金傳亦有今上字皆謂元宗也竇威傳竇氏自武德至今再爲外戚一品三人三品以上三十餘人尙主者八人女爲王妃六人其所謂今亦謂開元時也可見此四傳皆元宗時國史原文故曰今上也陳少游傳代宗益厚待少游上卽位累加尙書所謂上者德宗也曲環傳環以戰功加特進太常卿上初嗣位土番入寇環又破之所謂上者亦

德宗也此又皆德宗時國史原文也他如郭元振傳云築定遠城爲行軍計集之所至今賴之五代修史時定遠城久屬塞外何云至今賴之此亦必開元中國史原文也又崔元翰傳李汧公在滑臺辟元翰爲從事按史傳例皆書名豈有稱汧公者此亦必崔氏誌傳原文也顧寧人謂舊唐書職官志稱唐曰皇朝曰皇家曰國家經籍志稱唐曰我朝以爲修史諸臣不念唐朝之厚意不知皆唐國史原文不及改訂耳非修史者故存忠厚也近日王西莊又謂此書修於後唐後唐自以繼唐後故以唐爲本朝並非因仍唐代史官之筆此亦曲爲之說後唐時而猶以元宗德宗爲今上乎

此非國史原文乎

舊唐書編訂之失

舊書列傳七十二卷既有楊朝晟乃九十四卷又有楊朝晟五十一卷既有王求禮乃一百二十七卷又有王求禮考其事蹟實係一人兩見並非兩人偶同姓名者又列傳目錄韋安石下有韋况而傳中竟無况韋安石傳末謂其兄叔夏另有傳然列傳中竟無韋叔夏傳編訂如此則修史之草率可知又張士貴唐初功臣乃編入高宗時諸將程務挺等傳內元獻楊皇后在楊貴妃之前乃編在貴妃後此皆舊書之失當者新書李渤裴潏李中敏李甘白居易皆元和長慶時人乃編在張柬之等五王之前此又新書之失

新唐書改訂之善

舊唐書無兵志則有唐一代府兵彍騎等制於何紀載無選舉志則明經進士諸科之沿革於何稽考列傳內無公主一門則柴紹妻之佐成帝業安樂公主之弑逆太平公主之謀變於何紀載無奸臣一門則李林甫盧杞崔昭緯崔緇郎柳璨等之奸邪於何示誠新唐書增其類一一傳之較爲詳備矣舊書有志無表新書增宰相表方鎮表宗室世系表亦更周密又舊書武后編入本紀故皇后傳內不復立傳新書則既有武后本紀又有武后傳或疑歐公作紀宋公作傳各不相謀遂致重

出不知本紀專載改朔易號用人行政諸大事而淫穢
瑣屑之迹本紀中旣不便書又不可全沒其實是以紀
傳兩存觀傳中所敘皆本紀所不書者是不得謂歐宋
二公彼此不相參訂也新書又增立藩鎮傳使各鎮傳
襲殺奪展卷瞭如尤爲明晰諸傳中又有各從其類較
爲允當者杜伏威李子和舊書皆列羣雄中子和附梁
師都傳後然伏威降唐終於長安子和雖僭號及歸唐
後能以臣節終至高宗時始致仕則何得尙列羣雄內
乎新書改入唐臣列傳當矣武士護舊書列功臣內按
士護乃武后之父唐初起兵並未與謀又無戰功可紀
何得入功臣傳新書改入外戚楊國忠舊書在列傳新

書亦改入外戚李湛爲李義府之子義府諂附武后而
湛與敬暉等誅二張復中宗可謂能幹盡者舊書乃附
於義府傳後未免皂白不分新書旣列義府於姦臣傳
而湛另附李多祚傳後舊書以狄仁傑王方慶姚璿同
傳仁傑方慶皆忠於唐合傳固宜璿不過醇謹始終爲
武后信任何得並書楊再思最諂武后舊書乃與朱敬
則等正人同傳新書則改狄仁傑朱敬則郝處俊等同
傳而楊再思與竇懷貞祝欽明等附武韋者同傳豆盧
欽望舊書亦與朱敬則同傳新書以其依阿取容改與
蘇味道同傳舊書張說郭元振同傳新書以說與蘇頲
同傳以當日燕許並稱故也陳希烈舊附張說傳後以

說子均均俱降賊希烈亦降賊故連類書之然此等奸徒與燕公名臣同傳可乎新書則以其附李林甫乃與林甫同入姦臣傳舊書張暉王琚王毛仲與李林甫楊國忠同傳按暉等三人皆盡心於元宗危難時者何至與林甫等奸權同傳新書改與劉幽求陳元禮等同傳王鉷本王方慶之孫若依新書子孫附其祖後之例則應附於方慶傳後新書以其侮權致敗另與楊慎矜等同傳則又各以類相從且鉷與慎矜事多相涉也吉頊舊書在酷吏傳新書以其能定來俊臣之死及奏稱皇太子爲元帥應募者日數千人又說張易之勸后召廬陵王故改入列傳與魏元同等同卷孔穎達顏師古啖

助馬懷素皆有功經史舊書在列傳新書改入儒學李淳風精於術數新書改入方伎劉太真邵說于邵崔元翰于公異李益李賀等皆以詞藻稱別無事蹟可紀新書改入文藝符令奇爲田悅將密諭其子璘歸朝而身自被害臨死罵悅不絕口此真忠節最著者舊書僅附其子璘傳後新書改入忠節蜀人朱桃椎隱居不仕浮沈玩世舊書附見高士廉傳新書則另入隱逸僕固懷恩梁崇義李懷光等顯爲叛逆朱玫王行瑜擅立襄王燼舊書俱在列傳新書俱改入叛臣傳李錡舊書附李國貞傳後新書以其叛逆亦改入叛臣傳舊書姚令言張光晟源休喬琳蔣鎮洪經綸彭偃七人皆入列傳按

此七人皆臣於朱泚者泚以反逆既傳於末卷此等從
逆之徒反入列傳可乎新書盡削之而附於泚傳後此
皆新書之改正舊失斟酌盡善更無可議者又有舊書
有傳而新書刪之者樂彥璋趙仁本趙道興張光輔劉
從一顧况張敬則等本無事實可紀也祖孝孫事具樂
志中傅仁均事具歷法中故亦不立傳也有舊書無傳
而新書增之者如姜寶誼爲劉武周所執逃歸又從裴
寂討宋金剛被執不屈死此豈得無傳舊書乃不立新
書增之昭宗母王氏雖所出甚微然帝母也豈得無傳
新書增之并記其弟瓌除黔南節度爲楊復恭沈於桔
栢江之事蕭穎士一代文儒海內稱蕭夫子外夷亦願
請蕭夫子爲師舊書乃無傳僅於韋述傳後附數語新
書增入文藝傳嗣襄王煜爲朱玫所立僭僞位凡九月
始伏誅此豈得不記載乃舊書無傳新書則附於嗣襄
王潢之後此尤子京之考訂精博固未可輕議也

新唐書編訂之失

新唐書編訂亦有可議者立宗室世系表李唐一代支
屬固屬燦然然列傳中既有諸王傳則其子孫已附於
其祖之後雖無表亦自可稽至宰相世系表其一門數
相如蕭氏崔氏等爲之疏其支派尙屬有說其一姓僅
一相而必爲之詳敘家世不幾於代作族譜乎若欲以
見譜學之博則又非可僅譜宰相而已此歐公好博之

隱傳書考 卷一
過也子京又別立蕃將及宗室宰相二卷亦屬無謂既立蕃將一門則不論時代凡蕃將皆入卷內如尙可孤乃代宗德宗時人而與太宗高宗時蕃將同卷轉使觀者時代易淆其宗室宰相亦可各附其祖之後否則於其祖傳內書明某另有傳而以其人別傳於各朝宰相內自覺明晰今乃併爲一卷果何所取義耶又卓行一門尤屬蛇足陽城爲諫議裂麻一事足爲名臣則入於列傳可矣司空圖生逢末造隱居卻聘列之隱逸可矣舊書以城入隱逸圖入文苑固非新書別以卓行處之亦甚無謂也馬三寶舊書在柴紹傳末新書改列裴寂等功臣傳內然三寶本紹家奴自應附紹傳爲是苑君

璋舊書在羣雄內附於劉武周傳後新書以其降唐改入列傳與羅藝等同卷是矣然高開道亦嘗降唐封北平郡王新書又列之羣雄內何也或以其旣降又叛故耶然羅藝降唐後仍以反誅新書又編入列傳亦不畫一賀知章以詩名老始致仕舊書列於文苑當矣新書乃入之隱逸歐陽詢父子品雖正然於經義無所發明王紹宗亦但工書孔若思亦祇多識古今乃俱列之儒學李百藥令狐德棻李延壽等皆精史學者而不入文藝傳晚唐詩人溫李並稱舊書俱入文苑新書則專列商隱而以廷筠附溫彥博傳後以廷筠乃彥博裔孫也然新書商隱傳又云商隱本李勣裔孫則又何以不附

勸傳後耶按舊唐書勸子孫因敬業之亂誅殺殆盡貞元中有土蕃將徐舍人自言勸五世孫武后時其祖逃于蕃族屬已多不能歸然則勸子孫已無有在中國者新書謂商隱是其後亦恐未確且新書體例凡祖孫父子相繼有

官者皆於其祖傳後牽連書之如蕭瑀傳直至蕭邁等杜如晦傳直至杜讓能等劉政傳直至劉崇龜等于志寧傳直至于琮等溫彥博傳直至溫廷筠等韓休傳直至韓洄等是也乃褚亮及子遂良楊於陵及子嗣復何以又不連傳而各分卷耶李齊運亦宗室之後新書以其因言利進故不附其祖傳後而另與白志貞等同傳然此等非大奸大賢何不附於祖傳後不幾自亂其例耶王瓊乃王方慶之裔孫新書以其工諂媚故亦不附於方慶傳而與楊再思等同傳然再思乃武后中宗時

人瓊則肅宗時為相以之同傳可乎張易之昌宗自應另立嬖倖傳乃新書以之附張行成傳後行成為唐名臣易之兄弟又非其子不過族子耳猥以相附尤屬不倫劉全諒本無可紀本傳內不過數語而其父客奴當安祿山反時為國立功其事蹟見於全諒傳者數百言不止則應立客奴傳而以全諒附於後乃新書反附客奴於全諒傳內亦輕重倒置既立藩鎮傳矣則不必更為區別但相次為傳據事直書而其人之賢否自見乃田宏正李洵盡忠王室特摘出另編列傳則其餘豈皆叛臣乎劉濟恭順不失臣節且出兵助討王承宗劉總以盧龍歸朝請天子置吏欲革藩鎮世襲之弊張仲武

始終一節爲國立功王士真歲貢常數十萬比幽魏二鎮最爲恭順王元逵出兵助討劉稹王景崇亦出兵助討龐勛黃巢皆有功宏正旣另入列傳此等何以仍在藩鎮內乎然猶曰身未離本鎮也李載義歸朝後又爲山南西道節度何以仍列盧龍藩鎮內乎程懷信之子權入朝後又移邠寧節度何以仍列橫海藩鎮內乎李維簡斬關赴難爲國純臣何以仍附於李寶臣傳乎此又新書之自亂其例者也且又有不必立傳而新書傳之者裴矩功績俱在隋朝入唐則已老無事可紀隋書已有傳矣新書何以又傳之趙光逢爲朱梁相光嗣爲後唐相於唐室無事可繫此聽其入五代史可矣新書

何以傳於趙隱之後氏叔琮朱友恭皆朱全忠之臣來監於朝者故歐公入之五代史梁臣傳中新書何以傳於柳璨傳後耶又有應立傳而新書反不立者薛懷義擅寵武后朝威震天下舊書列入外戚固非新書以其無類可歸遂不立傳僅於武后傳內紀之中宗四子最幼者殤皇帝重茂當韋庶人被誅重茂尙在帝位太平公主廢之睿宗始立此豈得無傳新書缺之舊書方技傳有僧元奘及神秀惠能等新書以其非藝術遂刪之竟使此數人不列於史抑知神仙可入方技佛教獨不可入方技乎况晉書佛圖澄鳩摩羅什曇霍等皆入藝術傳豈非前史成例而必去元奘等不入方技乎

之末造李茂貞稱兵犯闕韓建邀駕臨幸殺十六宅諸王幾盡其事在王室最有關係者豈得無傳乃新書惟李克用敘入沙陀傳內餘皆無之豈以時涉五代應入五代史耶然同時楊行密劉仁恭羅紹威等新書又傳之何也况氏叔琮等皆梁臣尚入唐傳茂貞等本唐臣反不立傳乎立叛臣傳是矣然唐帥臣之叛者不少如劉闢以反誅僅附於韋臯傳後劉展亦以反誅亦不入叛臣傳而陳少游逆迹未甚著特私附李希烈後尙贈太尉董秦始終討賊立功晚年始失身於朱泚似亦可少道其罪乃俱編入叛臣內亦頗失當黃巢未入仕卽起兵反與在官而叛逆者不同宜別立流賊傳乃與安祿山朱泚等同列逆臣中似亦非類明史以李自成張獻忠別爲流賊傳覺斟酌盡善也又龐勛之反騷動半天下凡二歲而滅其後高仙芝黃巢等繼之唐之亾實始於此宜與黃巢等同立一傳乃僅附見於康承訓傳中此亦新書之失檢也

見擯於綯因作詩謂郎君官貴東閣難窺之事此皆載詩話及北夢瑣言等書膾炙人口而新書一概不收則其謹嚴可知然此猶稗官也劉秩爲房瑄所器瑄出兵嘗曰賊曳落河雖多豈能當我劉秩郭曖尙昇平公主夫妻有違言爲公主所訴代宗慰郭子儀有不癡不聾不作阿家翁之語此等事司馬溫公及范淳甫曾採入通鑑則非謾聞可知而新書秩傳曖傳公主傳俱不載然此猶曰非舊書所有也楊綰四歲時坐客各舉一物以四聲呼之綰指鐵燈樹呼曰燈盞柄曲錢起客湖湘間遇鬼吟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之句後入試用以押官韻遂登第傳孝忠善占星姜師度喜穿漕渠時人

語曰孝忠兩眼看天師度一心穿地史思明攻太原李光弼使人爲地道突出擒賊賊驚呼爲地藏菩薩此皆舊書所載新書以其稍涉於纖且俚遂削而不書則其立言有體較之晉書南北史專以新奇悅人耳目者其卓識固不同矣段秀實傳則采柳子厚所撰逸事狀以增之魚朝恩傳則采蘇鶚杜陽雜編以增之舊書良吏傳無韋丹何易于則采杜牧樊川集以補丹采孫樵集以補易于此豈得謂徒摭小說也亦有瑣言碎事舊書所無而新書反增之者如韋臯傳李白爲蜀道難以譏嚴武陸暢爲蜀道易以美臯此亦見臯之能好士李賀傳韓愈皇甫湜至其家賀卽賦高軒過及出遊得句卽

投古錦囊事陳諫傳嘗覽梁署簿悉能記其尺寸賀與諫本文人無他事蹟可紀此正以見其才非好奇也

新唐書列傳隸事之當

舊唐書張柬之傳有柬之駁王元感三年喪當三十六月之論全載其文新書盡刪之以柬之功在社稷此論非所重也而其論終不可廢則反載於元感傳內舊書李寶臣傳有田承嗣被討私使人說李正已一段文字按此事應詳於承嗣正已傳內寶臣傳何必詳敘新書於寶臣傳但云承嗣以甘言給正已正已止屯諸軍亦不敢進又天子使中人馬希倩勞寶臣寶臣驢以百緡希倩怒投之地寶臣慙於是部將王武俊說寶臣私與

承嗣通謀此事自應載寶臣傳乃舊書反詳於武俊傳新書則寶臣傳詳之而略於武俊傳又武俊後爲李維岳部將時爲維岳所忌乃自貶損出入不過三四人此事自應入武俊傳舊書武俊傳乃不敘反敘於其子士真傳內更覺無謂新書改入武俊傳此皆新書隸事之詳略得宜也又韓昌黎平淮西碑云明年平夏謂憲宗卽位之明年乃元和元年楊惠琳伏誅也下云又明年平蜀則應是元和二年矣然新舊唐書本紀及通鑑綱目皆書元和元年三月楊惠琳伏誅十月劉闢伏誅則平夏平蜀俱在此一年而非次年始平蜀故梁溪漫志指昌黎又明年句爲誤新書吳元濟傳全載此碑卻刪

去明年平夏句并刪去又字但云明年平蜀謂卽登極之明年也尤可見其不苟下筆如此

新唐書文筆

舊唐書列傳之文高下不等其簡當完善者類多國史原文如郭子儀傳本裴垍所撰是也一經修史諸人之手輒蕪雜不倫至有市井俗語亦一概闌入絕不檢點者今略摘數條於此如王武俊傳武俊與朱滔田悅李納一同僭號高尙傳安祿山至東都見官軍四集懼而責尙曰汝元向我道萬全今四邊若此向西至關一步不通萬全何在更不須見我史思明傳思明臨死罵曹將軍曰這胡誤我此等語直是戲曲中打諢豈可施於

文字子京力矯其弊寧簡毋冗寧僻毋俗於舊書各傳無一篇不改竄易換大約事多而文省語短而意長過舊書遠甚一經對勘優劣自見其有彷彿古逼肖者如劉濟傳譚忠激濟伐王承宗一段文字絕似戰國策劉總謀殺濟一段文字又似左傳至其用古語處如敘戰功則第以一多字概之乃本之周禮戰功曰多及國語董安于多是也齊映傳上令前馬傳詔音不曰馬前而曰前馬亦本之國語勾踐爲夫差前馬是也姦臣傳贊三宰嘯凶牝奪晨皇甫將蕃黃屋奔思質敗謀興元蹙崔柳倒持李宗覆張表臣珊瑚詩話謂七字韻語非史裁所宜不知此正用漢書蒯伍息夫躬傳贊之體蓋蒯伍

諸人皆姦佞故子京於姦臣傳亦倣之藩鎮傳序全用杜牧之罪言此亦倣史遷秦本紀贊全用賈誼過秦論之例可見前輩學有原本下筆不苟宐歐陽公服其用功深也舊書紀傳後有論尚仍四六體惟順宗紀則全用韓昌黎散文耳且論後有贊雖倣范史究亦繁複新書改四六爲古文又刪除韻語尤爲得體張巡許遠同功共事敘巡功則遠在其中新書於巡傳旣詳敘戰功故遠傳不復復敘但辨其身後被誣而引昌黎之說以明之更見化裁之妙朝野僉載記李畬母事有御史祿米不出腳錢之說新書列女傳記畬母事則改腳錢曰車庸王鉷傳又曰腳直此皆避俗就雅之法通鑑裴度

討蔡臨行謂憲宗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新書則云賊未授首臣無還期較通鑑語更爲簡勁此可見其鍊字鍊句之工也特其過求簡淨有時或不免晦澁者舊唐書武后閱駱賓王檄至一抔之土二句嘆曰有此才而不用宰相罪也新書則述后語曰宰相安得失此人舊書楊師道妻前夫之子趙節新書改爲師道妻異姓子雖似避俗然不如前夫之子爲易曉况前夫子三字亦有所本魏書長孫稚傳以後妻羅前夫女妻陳興恩則未爲無典也而異姓子三字轉不典通鑑董昌將僭號謂人曰讖云兔子上金床我生太歲在卯明年復在卯二月卯日卯時吾稱帝之秋也新

書改云我生於卯明年歲旅其次二月朔之明日皆卯也我以其時當即位語雖稍文然不是武人語且又遺卻卯時矣又通鑑宦官楊復恭與假子守亮書曰吾披荆榛立壽王既得位乃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新書改云柰負心門生何則更頹弱無味矣又有全代古人作文者姜皎傳舊書載元宗宣布其功之詔係四六乃唐時原文也子京既不欲以四六入史則但摘其大意可矣乃改作全篇散文首尾完善一似繙譯者薛登傳舊書載其諫選舉一疏新書既欲存之則用其原疏可矣乃通首全為代作如陳篇希恩奏記誓報等語原本所無憂憂獨造取古人之意自成一家言此

又從前修史者所未有之例也又王璠傳舊書璠為中丞與左僕射李絳相遇不避道絳上疏論之事下兩省兩省奏元和中伊慎居師長之位太常博士韋謙削去舊儀今李絳所論於禮甚當是兩省因絳疏而有此議也新書則竟以兩省所引韋謙事併入絳疏中未免私智自用且誣古人矣至其造語用字尤多新奇者今略摘於左太子瑛傳李林甫數稱壽王美以握妃意握謂迎合也時武惠妃擅寵壽王其子也林甫欲傾太子而立壽王故云握也諸公主傳懿宗女衛國公主卒許羣臣祭以金貝火之民取煨以汰寶謂取灰鍊出金寶也通鑑謂取庭祭之灰汰其金也柴紹傳唐兵與桑顯和戰紹繚其背敗之謂繞出賊後也苑君璋傳衿肘變生謂變起肘腋也李迥秀傳撓意諧媚謂曲意阿附也裴矩傳

池酒林哉

即酒池肉林也

宇文士及傳通諄勤

即通殷勤也

蕭瑀傳亾不

旋跬

即不旋踵也

蕭廩傳厲止夜行

即禁止夜行也

李嶠傳無所嫁非

所委罪也

蘇頌傳朝鼎夕砧

謂迅速伏誅也

張說傳道暑

謂避暑也

祈陳哀

到

謂陳情切至也

李甘傳齧疽剝脰

謂孝子吮癰割股也

李朝傳胖然無避屈

謂泰然無所顧也

裴胄傳蔓劾峭詆

謂株蔓以劾且醜詆也

王翊傳良金厚革

謂堅

甲利兵也

康承訓傳痍痕士

謂創殘之兵也

孔巢父傳鏟跡民伍

謂晦跡于編氓

內藩鎮傳序肱髀相依李正己傳輔牙相依

皆謂互為唇齒也

李

謂鞭責郵人成

寶臣傳嫁急熱為表裏

言急難相救也

李載義傳扶痕郵人

謂鞭責郵人成

李正己傳矢液流離

謂溲溺俱下也

藩鎮傳贊引妖就瞋

即謂即譴從味

也吳兢傳不殊如帶

謂不絕如帶也

李光弼傳握賊本根

謂拔其本根也

嗣業傳以長柯斧堵進

謂軍士列如堵競進也通鑑云軍士執長刀如堵而進

馬磷傳漂

血丹渠

謂血流滿溝皆赤也

房瑁傳十年不諧際人事

謂不交涉世務也

史思

明傳築城未填

謂以泥塗壘也

此皆極意避俗憂憂獨創者未免

好奇之過然尚多新闢可喜至其好用叵字代不可二

字如桑道茂傳福壽叵涯薛頤傳卒叵之測張巡傳時

人叵知賈餗傳叵耐何安祿山傳叵可忍又承天皇帝

傳以沒柰何為末耐何李泌傳以率爾為帥爾此則徒

以新巧避陳俗未免同卉犬篠驂之誦矣子京於鄭餘

慶傳謂其奏議好用古語如仰給縣官馬萬蹄有司不

曉何語時人譏其不適時何以子京明譏之而又自襲

之也舊唐書亦有澁語如韋渠牟傳朝士皆刳蹄甘亂

以附渠牟

新唐書多迴護

新書於名臣完節者雖有小疵而於本傳多削之蓋亦為賢者諱之意如褚遂良惡劉洎遂誣之至死是遂良生平第一罪過乃本傳中絕不及僅於傳贊中略見之而詳其事於洎傳遂良又於江夏王道宗有隙誣其與房遺愛謀反流象州又嘗搆盧承慶李乾祐皆坐貶及賤買中書譯語人地為韋思謙所劾此皆遂良短處新書各見於道宗承慶思謙等傳而本傳不載馬周初為御史韋挺為大夫不之禮及周為中書令遂沮挺入相又中挺運糧遼東事見挺傳而周傳不載張易之誣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為證將廷辨說惶遽欲從宋璟

謂說曰名義至重不可陷正人若不測吾將與子俱死說乃以實對元忠得免死此事見吳兢宋璟傳及通鑑而說本傳但云張易之誣魏元忠援說為證說廷對謂元忠無不順語忤后旨流欽州而絕不及宋璟邀說之事張嘉貞與說同相說惡之因其弟嘉祐犯罪怵嘉貞素服待罪不入直遂出為幽州刺史說代其處事見嘉貞傳而說傳亦不載張嘉貞為定州刺史立頌恒嶽廟中有所賽錢數十萬嘉貞以為頌文之功納其數萬事見舊書而新書嘉貞傳亦不載姚崇薦李乂由黃門為侍郎外托引重實去其糾駁之權崇又以韓思復沮捕蝗事出思復為德州刺史事見乂及思復傳而崇傳不

載元宗欲相韓休李林甫知之遂薦休休既相德林甫乃引林甫爲相事見林甫傳而休傳不載通鑑郭子儀以副使張曇性剛謂其輕已聽吳曜之譖奏誅之田承嗣既降郭子儀應之緩承嗣復叛去而新書崔光遠傳子儀與賊戰汲縣光遠援之不力及光遠守魏與賊戰子儀亦不救故敗此數事皆子儀短處而子儀本傳不載趙矜與陸贄同相贄恃久在禁庭以國政爲己任乃徙矜門下侍郎姜公輔奏德宗云竇參嘗語臣云上怒臣未已帝怒乃殺參時謂公輔所奏竇參語得之贄云參之死贄有力焉又贄素惡于公異于邵等既輔政乃逐之事見矜及公輔公異等傳舊書贄傳亦載之而新

書本傳不載此皆欲以完節予其人不忍累以白璧之玷固用心之忠厚亦作史之通例也其於文士尤多所迴護如王維傳不載其入侍太平公主彈鬱輪袍求及第之事鄭虔汚僞命六等定罪謫台州司戶而虔傳末尙云終不臣賊邵說奏德宗自敘陷於史思明本末蓋以雪其陷賊之醜劉禹錫自作子劉子傳敘其與王叔文相善被貶始末亦以掩其失身之誤柳宗元遺蕭俛許孟容二書亦以辨其被罪之由舊書皆不載新書一補之全載其文正所以代爲昭雪舊書韓愈傳謂愈文之不當者如柳宗元羅池神碑李賀不應進士諱辨及毛穎傳近於譏戲又當時以史筆推愈及撰順宗實

錄敘事拙於取舍爲當代所非文宗嘗詔史臣添改愈
壻李漢蔣係方在顯位諸公難之韋處厚獨別撰以進
新書於此段議論盡刪之但云愈文奧衍宏深沛然有
餘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不及遠甚而略無
一語稍貶蓋子京本文人故有氣類之感觀者可以知
其用意之所在也

新唐書多周旋

新唐書著其人之美於本傳而別見其疵於他傳固不
失隱揚之意其有數人其一善事而分隸數人使各得
專其功若不數傳參觀則竟似一人獨爲之事而與他
人無與者此雖善善欲長究非信史也吳縝糾繆已摘

數條如頡利之被擒也李靖傳則以爲張寶相所擒江
夏王道宗傳則以爲道宗所執一張昕之死也高固傳
則以爲固伺間斬之楊朝晟傳則以爲朝晟父海賓所
斬一劉闢之叛也杜黃裳傳則云惟黃裳固勸不赦嚴
綬傳又云綬以天子新卽位不可失威請必誅李吉甫
傳又謂吉甫獨請無赦縝所糾繆已略見一端矣然不
特此也蘇頲傳元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頲在太極殿
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史曰丐公徐
之不然手腕脫矣是元宗誅韋后時惟頲一人執筆也
而劉幽求傳又云是夜號令詔敕一出幽求手李又傳
又云韋氏之變詔令嚴促多又草定則一事也而係之

三人究未知何者爲是耶按舊唐書幽求傳元宗討韋庶人是夜所下制書皆出幽求而類傳並無誅韋時執筆之事但云神龍中文誥皆出其手而已然則類草制敏速本擅名一時而誅韋之夕實未當直子京強以此事隸之耳又通鑑穆宗得風疾裴度力請入見并上疏請立太子李逢吉進言曰景王已長請立爲太子度請速下詔兩省官亦繼有疏於是敬宗得立是敬宗之立度與逢吉及兩省官共成之也亦見敬宗本紀而裴度傳則云穆宗風眩度獨到內殿求立太子遂以景王爲嗣則全以此事歸功於度矣李逢吉傳又獨以此事歸於逢吉而略不及度則立敬宗究誰之力耶朱泚之亂

德宗欲幸鳳翔而中止蕭復傳則云復謂上曰鳳翔乃泚舊部曲恐有同惡者遂不往未幾其將李楚琳果亂而姜公輔傳又謂帝欲赴鳳翔公輔謂鳳帥張鎰乃文吏軍且有變乃之奉天則德宗之舍鳳翔究何人勸止耶敬宗之崩也爲蘇佐明所弑劉克明矯詔立絳王悟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等迎立江王涵并討克明等斬之以裴度攝冢宰百官謁見江王於紫宸門外廡是文宗之立全屬守澄等功度初不與知新書於文宗紀敘之略不及度而度本傳則云敬宗被弑度定策誅劉克明等迎立江王是爲文宗又略不及守澄等則并與本紀自相牴牾矣蓋歐公作紀據事直書子京作傳以此

事正當度作相時不得束手局外故以此歸之其實非當時寔事則轉不免阿好矣

舊唐書敘事疎誤處

劉禕之傳既敘其在武后時爲相騫味道每歸過於上禕之則引爲已咎以此獲后倚待矣下又云儀鳳中土番爲邊患高宗問計侍臣禕之獨勸持重養威以紓百姓之急是高宗時事反敘在後武后時事反敘在前不免倒置

韋安石傳既詳敘先世其子陟卽附於安石傳後則不必更述家世矣乃又云代爲關中著姓人物衣冠奕世榮盛一傳中兩述先世何其不憚煩耶

張九齡傳元宗在東宮九齡拜校書郎時帝未親郊九齡乃上疏請郊按既云在東宮何以云帝未親郊則所謂帝者睿宗耶元宗耶新書云元宗卽位未親郊始明晰

李巽傳既云郎官來問疾巽不言病但與校書程課其夕卽卒矣下又云元和四年四月卒亦太重複

李嗣業傳既云祿山反上在靈武詔嗣業赴行在至鳳翔謁見遂與郭子儀僕固懷恩等常犄角爲先鋒矣下又云祿山之亂兩京未復肅宗在鳳翔嗣業從廣平王收復京城亦太複

元載傳既云收載時中人董秀先杖死禁中矣下又云

中使董秀主書卓英倩以載之故皆處極法

李光弼傳中潭之戰既云擒其大將徐璜玉李授周摯矣其下懷州之拔又云生擒安太清周摯楊希文等則周摯一人不幾兩次被擒乎

李正已傳既云侯希逸母卽正已姑也則正已與希逸爲外兄弟可知下又云節度使侯希逸卽其外兄也又云正已卒子納擅總兵政秘之數月乃發喪下又云正已卒納秘喪總父政仍爲亂

呂諲傳龐承鼎爲申泰芝所誣諲令嚴郢鞠之上疏論列帝怒流郢建州承鼎竟得雪按新書帝不聽郢言賜承鼎死後泰芝以賊敗承鼎乃得原是承鼎被誣死而波及郢也舊書乃不載承鼎之賜死竟似承鼎脫然無事而郢獨被其累者

新唐書敘事疎誤處

王雄誕傳雄誕本杜伏威部將雄誕擒李子通降汪華并以國家威德諭降聞人遂安皆在杜伏威降唐之後故擒子通卽送京師其諭聞人遂安以國家威德亦指唐家威德也則雄誕傳應先敘明伏威降唐一語乃見雄誕之盡力於唐新書並不敘明則所謂以國家威德指伏威耶指唐家耶又於擒子通處亦不言送京師則似雄誕戰功全爲伏威出力矣

襄邑王神符傳新書既從神符後增記其五世孫從晦

矣又從晦追溯其祖模殊顛倒失序
徐圓朗傳圓朗通劉世徹時盛彥師方被擒在圓朗所
恐圓朗與世徹合則勢益張乃以李密殺翟讓事阻圓
朗此正見彥師之忠於唐新書既爲彥師立傳則此事
應入彥師傳乃反敘於圓朗傳中而彥師傳不載
狄仁傑傳新書既敘其對武后曰匈奴犯邊使三思募
兵無應者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則此乃迎廬陵
王後事也乃傳內此事反敘在前而迎還廬陵王反敘
在後

高適傳適在哥舒翰所因翰敗而逃新書謂天子西幸
適走間道及帝於河池極言翰之忠義是適未嘗在長
安見帝也乃上文先言翰敗帝問策將安出適以竭禁
藏募兵爲對則似翰敗後適已先見帝於朝矣下文又
何以云走間道及帝於河池也

王鎔傳新書增鎔出兵助李克用討李存孝存孝數出
兵攻溝壘不成袁奉紹誑之曰塹成晉王當反諸將非
公敵也乃不出攻及塹成而存孝困遂被縛按此事本
與鎔無涉何必於鎔傳詳之

新書張九齡傳安祿山初爲張守珪裨將以戰敗守珪
執送京師九齡謂祿山有反相請元宗誅之元宗不聽
曰君母以王衍知石勒故事而害忠良是祿山被罪時
曾執送京師也而祿山傳則但云祿山盜羊被獲張守

陔餘叢考 卷二十一
珪欲殺之呼曰公不欲滅兩番耶何殺我守珪壯其語
乃釋之舊唐書安祿山傳亦同則祿山之免死即在守
珪帳下並無執送京師事也而九齡傳何以云按九齡
進千秋金鏡錄表有云開元二十四年幽州節度使張
守珪執敗軍將安祿山送京師齡批張守珪軍令若行
安祿山不宐免死上惜其才勇而赦之臣力爭謂祿山
有反相上責臣勿以王夷甫識石勒而害忠良云云及
祿山反後元宗思九齡先見遣中使祭之則其先執送
京師九齡請誅自是寔事而祿山傳誤也

新書於僕固懷恩傳全敘其功而不見悖逆之跡竟似
辛雲京駱奉先激之使叛者按通鑑等書當懷恩破史
朝義後賊將田承嗣等皆捧馬足乞降懷恩恐賊平寵
衰遂承制悉仍其原官使統兵柄由是河朔諸鎮終唐
世爲患綱目分注是時薛嵩以相衛洺邢降於李抱玉
張忠志以恆趙深定易降於辛雲京抱玉等入其營嵩
等皆已受代無何僕固懷恩皆令復位於是抱玉雲京
各表懷恩有貳心又舊書馬燧傳懷恩送回紇歸國時
私與太原將李竭誠通謀將取太原辛雲京覺之乃斬
竭誠固城自守然則懷恩之異心早已有之不待雲京
等之激變也

新書高仙芝傳討小勃律會於土番之連雲堡堡之南
因山爲柵兵九千守之城下據娑勒川川漲不得渡仙

芝殺馬以祭遂渡而成列日未中破之李嗣業傳云土
番兵十萬屯娑勒城據山瀕水聯木作郭仙芝夜濟及
午破之按仙芝傳所云因山爲柵城下據娑勒川卽嗣
業傳所云娑勒城聯木作郭者也而仙芝傳則云兵九
千嗣業傳則云兵十萬
蕭銑傳贊唐初羣雄惟銑最無罪當趙郡王孝恭等圍
城時城尙未被銑卽出降以免生民塗炭亦有何罪而
高祖殺之此最失刑乃新書銑傳贊謂銑詭辨易窮卒
以誅死高祖聖矣哉此論亦甚不公矣

李淳風傳太宗得秘讖言唐中弱有女武代王以問淳
風對曰其兆已成已在宮中又四十年而王夷唐子孫
且盡帝曰我求而殺之對曰天命不可違也且陛下所
親愛四十年而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
殺之更生壯者多殺而逞則陛下子孫無遺種矣按是
時武后已在宮中而淳風之言果如此是明指武姓之
女之在宮者太宗豈不覺悟而尙肯畱之若謂因淳風
之言而不殺太宗以李君羨小名五娘封武連郡公其
屬邑皆有武字恐其應謠言女武王之語遂因事誅之
是未嘗不欲除禍根者何其果於除宮外之功臣而昧
於除宮內之侍妾也此不過作傳者欲神奇其術而附
會之舊書旣載其詳新書亦全載之何以無識若此

隋餘叢考卷十一

陽湖 趙翼 耘菘

新唐書列傳內所增事蹟較舊書多二千餘條其小者不必論其有必不可不載而舊書所無者今撮於後

楊貴妃傳舊書不載其先為壽王妃事但云武惠薨後庭無當意者或言楊元琰女有色乃召見妃衣道士服號曰太真帝大悅云云新書補之謂帝令自出妃意丐為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聘韋昭訓女舊書蓋國史舊文故有隱諱也憲宗郭皇后歷穆宗敬宗文宗武宗為太后及宣宗即位宣宗母鄭氏本后侍婢有宿怨故宣宗奉后禮稍薄

后鬱鬱不自聊登樓將自殞左右共持之乃免帝聞不喜是夕后暴崩是后之不得善其終也通鑑載之甚詳而舊書則謂宣宗繼統恩禮愈隆於前朝大中年崩於興慶宮是全沒其實矣新書詳載其暴崩之事較爲得實又后崩後太常王皞請合葬於憲宗陵宣宗不悅令宰相白敏中讓之皞曰后乃憲宗東宮時元妃順宗子婦歷五朝母天下不容有異論事遂定此亦當時一大事乃舊書亦不載

武宗王賢妃舊書謂其事闕故不載然賢妃當武宗餌藥求長生而膚澤消槁妃獨憂之及武宗病亟妃誓以身殉帝崩遂自經常時妬妃者亦皆義其所爲事見通鑑則宋時尙有紀述於世此雖小事然舊書旣立傳何得毫無事實耶新書補之亦見考據

韓王元嘉傳新書增武后詔諸宗室朝明堂元嘉遺告諸王謂大亨後必盡誅諸王不如先事起於是瑯琊王冲卽發兵起此亦武后朝一大事也舊書不載

蘇良嗣傳良嗣爲相時遇薛懷義於朝頗偃蹇良嗣怒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懷義曰師弟出入北門彼南衙宰相行來毋犯之此亦見武后之淫毒而仍能用正人舊書乃不載新書補之

曹王明傳其母本巢刺王妃太宗欲立爲后魏徵諫而止此見太宗開國之初內行有缺其後唐家累以色荒

未必不由此舊書不載新書補之

懿德太子重潤傳高宗立重潤爲皇太孫裴敬彝王方慶以爲晉立愍懷子爲皇太孫齊立文惠子爲皇太孫皆居東宮今既有皇太子又立皇太孫於古無例此議足爲後世法舊書不載新書補之

狄仁傑傳武后欲以武三思爲皇太子仁傑力言人心未厭唐匈奴犯邊使三思募兵踰月無應者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后怒罷議後又與王方慶因論雙陸力言姑姪不如母子之親以悟后遂迎廬陵此見仁傑之忠於唐舊書不載新書補之

王綝傳李德裕稱王方慶卽爲相時其子爲睢州刺史

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是陛下子今尙在遠臣之子何敢相近欲以感悟后此亦見綝之忠於唐舊書不載新書補之

桓彥範傳敬暉桓彥範等斬張易之後后令太子還宮彥範曰太子不可再歸陛下應傳位太后乃臥不復言中宗由是復位此廬陵復位時一大事舊書不載新書補之

姚崇傳元宗欲相崇崇先以十事邀說此乃相業之始後來功勳俱自此立舊書竟不載新書補之

宋璟傳新書增郝靈佺出使斬默啜首以獻璟恐天子喜邊功抑之不擢此見璟之識大體舊書不載新書補

之良有意也又增後來張嘉貞爲相閣堂案見璟危言切論未嘗不失聲太息此尤見璟之生平

李林甫傳林甫有堂如偃月欲搆陷人卽入而思所以中傷者若喜而出則其家碎矣又諭諸言事者曰立仗馬終日無聲飲三品料一鳴卽斥矣由是諫疏絕此皆老奸稔惡之蹟舊書不載新書增之按舊書謂林甫無文學嘗讀杖杜爲杖杜寫弄璋爲弄麀此等碎事旣詳之而偃月堂立仗馬等事反不載何也新書於杖杜弄璋反刪之以所重不在此也可謂得要矣

劉晏傳新書增其辭永王璘之官璘反時晏守餘杭力拒之及晏被籍後惟雜書兩乘米麥數斛此有關晏之品行舊書不載

田神功傳神功初受祿山僞官後率眾歸朝又以兵敗降於史思明旣又自拔歸舊書全不載竟似未嘗失身於賊者新書補之

段秀實傳新書增郭晞軍士縱暴秀實斬十七人及大將焦令謨責農租秀實賣馬代償令謨愧死二事皆舊書所無按此出柳宗元所記段太尉逸事狀謂之逸事必是國史所本無者宗元蓋嘗見國史本傳故另作狀以著之由此以推可見舊書全抄國史原本新書則叅考他書成之亦見子京用功之深也

盧杞傳杞以私憾陷顏真卿使於李希烈被害又崔寧

以播遷咎杞杞卽誣寧反帝殺之此等事正見杞之奸惡舊書不載新書補之

鄭注傳中丞王守澄死以十一月葬注奏言願入護喪實欲俟羣闖送喪以鎮兵悉擒誅之李訓畏注專其功乃先五日舉事遂有甘露之變此等大事乃舊書不載新書補之

夔王滋傳昭宗命滋領侍衛諸軍帝將幸太原韓建邀次華州惡諸王將兵誣以他語遂罷其兵柄使歸十六宅矯詔以兵圍而殺之凡十一王此何等事舊書竟不載新書書於此

朱玫傳宰相蕭遘密召玫迎帝玫趨鳳翔田令孜劫帝走玫追不及乃立襄王煚此何等事舊書不著其詳新書補之

仇士良傳甘露變後士良恣橫益甚劉從諫以李訓所移誅宦官書騰於朝請王涯等罪名欲以死清君側累指士良等罪惡文宗倚其言差自強士良憤文宗與訓注同謀夜半命直學士崔慎由草廢立詔引至帝所面數帝過失帝俛首而已慎由以死自誓士良曰不爲學士不得更坐此送慎由出曰毋泄禍及爾族慎由記其事藏篋中將歿以授其子緇郎故緇郎終與朱全忠盡誅宦官也士良請老還第中人送之士良戒以事天子不可令閒暇觀書史見儒臣但以聲色狗馬惑其心而

已此數事皆當時闕禍可垂戒後世者舊書不載新書
增之

田令孜傳令孜擅權所爲不法拾遺侯昌蒙劾之反賜
死黃巢之亂令孜導帝幸蜀賞勞不及黃頭軍軍將變
帝與令孜保東城自守拾遺孟昭圖上疏宐與宰相羣
臣共安危令孜矯詔貶昭圖使人沉之於江楊復光之
黨曹知慤遣人入長安攻賊營帝將還知慤擁眾散關
欲闕羣臣可歸者納之令孜忌之密令王行瑜以兵襲
殺其眾令孜又募新軍以千人爲都凡五十四都分左
右爲十軍統之此皆令孜罪舊書不載新書補之

來俊臣傳俊臣子誣樊戩以謀反誅戩子訴闕下不得

奏因自刳腹死上巳日俊臣與其黨集龍門題縉紳名
於石抵而仆者先告抵李昭德不中昭德知之乃令衛
遂忠發其姦言自比石勒欲告皇嗣及廬陵王與南北
衛謀反方俊臣用事託天官選者二百餘員及敗有司
自首武后詰之對曰亂陛下法身受戮忤俊臣覆臣族
此皆見俊臣之惡舊書不載新書補

顏泉明傳顏杲卿之子泉明先從杲卿討賊杲卿敗泉
明客壽陽史思明獲之械送幽州間關得免後爲郾令
遷彭州司馬皆有善政孤藐相從百口飢粥不給無悔
嘆此忠臣之後之能世其家者舊書不載新書補之

舊唐書所載亦有不應刪而新書反削之者今亦

錄於後

和思趙皇后傳舊書載其死後莫知瘞所將招魂葬之
耐於中宗陵彭景直上言招魂非古法宜據漢書郊祀
志葬黃帝衣冠於橋山故事以皇后禕衣耐葬按此可
備變禮之用宜存新書不載

順宗王皇后傳舊書載后崩後公卿進謚議欲告天地
宗廟禮院奏曰曾子問賤不誄貴幼不誄長故古者天
子稱天以誄之皇后之謚則讀於廟江都集禮引白虎
通曰皇后何所謚之以爲於廟又曰皇后無外事無爲
於郊故天子謚成於郊皇后謚成於廟詔從之又初稱
謚曰莊憲王太后禮儀使鄭綱引開元中昭成皇太后

謚號之議謂入廟稱后義繫於夫在朝稱太義繫於子
今百司移牒恐不合除太字至神主入廟始當去之此
亦議禮故事新書不載

封常清傳舊書載其臨刑時遺表全文蓋以明其心跡
且著其枉也新書節之不過一二語雖覺簡淨殊少意
味

李嗣業傳香積寺之戰嗣業以長刀陷陣固爲戰功第
一及收長安後進取東都新店之戰王師又敗郭子儀
已爲賊兵所包賴嗣業與回紇夾擊賊始遁去此亦嗣
業大功也舊書詳之新書乃不錄

渾瑊傳舊書載瑊爲會盟使與土番盟梨樹園爲土番

所劫之事甚詳新書但云爲結贊所劫副使以下皆陷
惟瑊得免按梨樹園劫盟乃當時一大事瑊爲會盟使
則此事不詳於瑊傳而詳於何處耶新書蓋恐形瑊之
失策故略其詞耳

李吉甫傳舊書吉甫監修國史上問時政記何事對
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錄也古者左史記
言卽今起居舍人右史記事卽今起居郎永徽中宰相
姚璿慮造膝之言或不下聞請隨奏對而記於仗下以
授史官今時政記是也此於朝制有關係新書刪之
張濬傳濬建議討李克用舊書全載克用訴表正見濬
之孟浪生事及克用之負氣不恭新書盡刪之豈爲濬

諱耶抑爲克用諱耶

王處存傳舊書黃巢據京師處存逸驍卒五千以白縵
爲號夜入京賊已遁軍人皆釋兵爭據第宅坊市少年
多帶白號劫掠賊偵知之自灞上復襲京師市人以為
王師歡呼迎之處存爲賊所迫收軍還營賊怒召集兩
市丁壯七八萬殺之血流成渠此亦一大事新書不載
新舊唐書有彼此互異者今據通鑑綱目唐鑑貞
觀政要五代史北夢瑣言等書稍爲訂正於後
鄴國公薨舊書在武德二年五月新書在八月按綱目
皇泰二年八月唐鄴國公薨隋之皇泰二年卽唐高祖
武德二年也薨以八月與新書同

突厥殺劉武周舊書在武德三年秋新書在武德五年
秋按綱目書秦王世民擊宋金剛破之劉武周及金剛
走死在武德三年夏四月而分注謂是時武周聞金剛
敗懼而走突厥久之謀亾歸馬邑事泄爲突厥所殺其
曰久之則原非一時之事蓋武周之逃在三年而被殺
在五年也

皇太子建成破劉黑闥舊書在武德五年冬新書在六
年春按綱目武德五年冬淮陽王道元擊黑闥敗沒十
一月始遣建成擊之十二月兵至昌樂黑闥亾走六年
正月諸葛德威擒黑闥以獻斬之是破黑闥在五年冬
斬黑闥在六年春舊書并爲一時誤

舊書元和四年十月立鄧王寧爲皇太子大赦新書立
太子在是年閏三月大赦在十月按綱目是年閏三月
制降繫囚蠲租稅此卽大赦也是月又書立鄧王寧爲
皇太子是立太子在閏三月與新書同然綱目赦在前
立太子在後非因立太子而赦也三書俱不合未知孰
是

李密致書唐公欲自爲盟主及唐公答書僞相推奉之
事舊書敘在殺翟讓之後新書敘在殺翟讓之前按密
自殺讓後聲勢益盛則致書高祖應在此時然通鑑綱
目俱書此事在殺翟讓之前蓋密自取興洛倉讓推密
稱魏公則已爲羣雄中巨擘而唐祖是時方起兵勝敗

未可知故密以勢相凌有自爲盟主之意唐祖亦僞相
推奉以驕之及密殺讓時唐祖已取長安密豈復敢以
勢相凌也閱綱目所書先後次第自見舊書應誤
舊書江夏王道宗傳征高麗時道宗與李靖同爲先鋒
新書則云與李勣同爲先鋒按靖傳征遼時靖已老太
宗雖欲用之以其老不果而勣寔在行則道宗所同李
勣非李靖也舊書誤

舊書魏元忠傳元忠陷周興獄詣帝將刑則天以其平
敬業功免死流配貴州方臨刑時則天先令傳聲監刑
者遽欲釋之元忠曰未知勅虛實豈可造次徐待宣勅
然後起謝尋詔還爲御史中丞又爲來俊臣侯思止所
陷再流嶺南新書則以此臨刑傳赦事謂爲來俊臣所
陷而俊臣獄之前先爲周興所陷當死以平揚楚功得
流俊臣獄之後又爲侯思止所陷仍貶於嶺南是元忠
凡三被流周興獄一也來俊臣獄二也侯思止獄三也
舊書則僅周興一次俊臣思止并作一次凡兩被流而
已然舊書又云前後三被流則天問曰卿何以累被得
誦然則元忠在武后時被流者凡三當以新書爲是
舊書敬暉等誅張易之兄弟時薛季昶勸并誅武三思
等暉與張柬之不肯及三思附韋后得柄柬之嘆曰主
上昔稱勇烈吾畱諸武冀上自誅耳是不誅諸武由暉
及柬之之誤也新書敬暉及桓彥範傳則謂季昶勸時

暉亦苦諫而彥範不從是暉亦欲誅諸武者其誤乃由
彥範也又以畱諸武待上自誅之語爲彥範之言今按
通鑑二張之誅也季昶謂東之暉曰二兇雖除產祿猶
在去草不除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
肉耳是暉及東之皆不肯誅諸武與舊書所記同其畱
諸武待上自誅之語亦以爲東之所言然則當以舊書
爲是

舊書王同皎謀誅武三思爲同謀冉祖雍所告乃被殺
新書謂宋之遜兄之問嘗舍同謀張仲家知其事令之
遜之子曇密告三思按通鑑宋之問及弟之遜乃密告
三思遂使人告同皎與武當丞周憬等謀殺三思廢皇
后皆坐斬之問之遜並除京官據此則告同皎者出於
之遜兄弟况冉祖雍本黨於三思在五狗之列同皎豈
肯與之同謀耶當以新書爲是

舊書謂王鋹權盛時雖李林甫亦畏之新書謂鋹雖得
君然畏林甫謹事之按舊書安祿山傳李林甫爲相朝
臣莫敢抗禮祿山來謁不甚罄折林甫召鋹鋹至趨拜
甚謹祿山乃悚息是鋹之事林甫固甚謹舊書旣詳其
事於祿山傳而鋹傳反云林甫亦畏之何耶

舊書韋見素傳祿山國忠爭寵時見素無所是非遂至
凶逆犯順不措一言新書見素傳則謂祿山請以番將
三十二人代漢將見素力言於帝謂祿山反狀甚明按

綱目分注是時見素謂國忠曰祿山反狀明矣明日入見上迎謂曰卿等疑祿山耶見素極言反已有迹上不悅竟從祿山之請與新書同當以新書爲是

舊書安祿山傳楊國忠屢奏祿山必反天寶十二載上令輔璆琳覘之得其厚賂還盛稱其忠國忠又云召必不至乃召之十三載謁於華清宮遂以爲左僕射遣回新書十三載祿山來謁華清宮明年國忠謀授祿山宰相制未下帝使輔璆琳賜大柑因察之璆琳得厚賂還言無他帝遂不召據舊書則璆琳之遣在十二年據新書則在十四年今按通鑑綱目二書十三載祿山入朝帝欲加以平章事國忠謂祿山目不知書乃以爲左僕射十四載國忠又請除祿山平章事召入朝而以賈循等分領祿山所部上從之已草制而不發更遣璆琳覘之璆琳得賂還言祿山無二心上謂國忠曰祿山必無異志朕自保之卿勿憂也乃止正與新書同當以新書爲是

貞元三年射生將韓欽緒等與妖僧李廣宏謀反舊書本紀謂欽緒以游瓌子特赦之新書本紀則云韓欽緒伏誅按舊書游瓌傳謂李廣宏謀反事發德宗命內官捕其黨與斬之而不明言欽緒之或殺或赦新書游瓌傳欽緒奔邠州中人捕斬以狀示游瓌游瓌懼并執欽緒二子送京師帝赦之旣曰捕斬以狀示游瓌矣則欽

緒已被斬可知也况游瓌懼誅并以欽緒之子送京師
敢匿欽緒乎通鑑欽緒亾抵邠州械送京師與軟奴即廣宏
等皆腰斬是欽緒之伏誅通鑑與新書皆同舊書所謂
赦之者蓋誤以赦欽緒之子爲赦欽緒耳
魚朝恩之死舊書上罷朝恩觀軍容使會寒食入宴有
詔畱之朝恩懼言頗逆上亦不之責是日還第自經死
新書則云宴罷朝恩將還營有詔畱之帝責其異圖命
左右擒縊殺之外無知者明日下詔罷其觀軍容使外
人皆言旣奉詔乃自縊云綱目所書亦與新書合則舊
書所謂罷官後自縊死者非也蓋唐時國史本諱之舊
書但仍其舊不暇改訂耳

舊書第五琦傳賀蘭進明遣琦奏事蜀中元宗大喜卽
命爲江淮租庸使新書琦傳謂肅宗在彭原琦奏事訖
卽言當今急務在財用帝乃令勾當江淮租庸使據舊
書則元宗所命也據新書則肅宗所命也按通鑑進明
遣參軍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今方用兵財賦爲急財
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用上皇悅
以爲租庸使綱目亦書此事在上皇遣使以冊寶傳位
肅宗之前然則琦之爲租庸使尙是元宗所命也當以
舊書爲是

新書李泌傳德宗謂泌曰人言盧杞是姦邪朕殊不知
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姦邪也舊書杞及李勉傳則俱

以此語爲勉之言而泌傳不載按通鑑及綱目德宗與泌論卽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強介人言其姦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姦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與新書同舊書謂李勉者應誤

舊書本紀貞元元年正月始聞顏真卿爲李希烈所殺追贈司徒謚文忠新書本紀則書貞元元年八月李希烈殺宣慰使顏真卿據舊書是年正月已聞真卿被害則被害時尚在前也據新書則是年八月始被害也按綱目興元元年八月真卿爲希烈所殺貞元元年正月贈真卿司徒謚文忠是真卿被害於興元元年八月贈謚於次年正月與舊書同新書蓋誤以上年八月爲是

年八月耳

舊書武宗會昌元年九月幽州軍亂逐其節度使史元忠推牙將陳行泰爲畱後八月雄武軍使張絳奏行泰慘虐不可爲帥請以本鎮軍討之許之遂誅行泰詔以絳知兵馬使明年二月令知畱後事仍賜名仲武是張仲武卽張絳也新書則云盧龍軍將陳行泰殺其節度使史元忠自稱畱後閏月軍將張絳殺行泰自稱畱後十月軍亂逐絳雄武軍使張仲武入於幽州則仲武與絳截然兩人也按藩鎮傳行泰邀節度未報次將張絳殺行泰求帥武宗自用張仲武代之又通鑑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陳行泰主畱後務旣而復亂殺行

泰立張絳會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遣吏奉表
李德裕以爲其辭理較順可許乃詔以仲武爲畱後是
通鑑所紀與新書合仲武與絳明係兩人舊書謂絳卽
賜名仲武者誤

舊書宣宗大中四年九月幽州節度使周繼卒軍中立
牙將張允伸爲畱後新書則云盧龍軍亂逐其節度使
張直方牙將張允伸自稱畱後攷之藩鎮傳亦云張仲
武卒子直方襲畱後慮其下爲變逃奔京師軍中推張
允伸爲畱後是允伸之前卽直方而無所謂周繼者然
舊書張允伸傳大中四年戎帥周繼寢疾表允伸爲畱
後則允伸之畱後得之周繼而非接自直方顯然明曰

又通鑑云盧龍節度使周繼薨軍中表請張允伸爲畱
後則與舊書相合是允伸之前有周繼新書謂直方後
允伸卽爲畱後者誤

舊書鄭畋傳畋鎮鳳翔抗黃巢會臥病以地當賊衝宐
用武將乃薦李昌言自代而身自赴行在新書則云畋
在軍府司馬李昌言襲之畋好語曰公能戢兵愛人爲
國滅賊則守此可矣乃委軍去昌言自爲畱後是畋之
去寔昌言逐之也綱目分注亦謂昌言在興平因犒賞
稍薄激怒其眾引軍還襲府城畋登城好語之乃委以
畱務卽日西赴行在與新書所記同舊書誤

舊書本紀寶應元年冬賊范陽尹李懷仙斬史朝義首

來獻請降朝義傳亦云朝義走幽州賊帥李懷仙於莫州生擒之送欵來降梟首至闕下新書本紀則云史朝義自殺其將李懷仙以幽州降朝義傳亦云朝義先奔莫州田承嗣給令還幽州以懷仙兵來再戰朝義遂出而承嗣卽以城降官軍朝義至范陽懷仙部將李抱忠不納謀奔兩番懷仙招之至幽州自縊死懷仙斬其首傳長安據此則朝義先至莫州後又至幽州縊死非被擒於莫州也綱目書此事云賊將田承嗣以莫州降李懷仙殺朝義傳首京師分注亦云朝義屢敗田承嗣說令往幽州起兵朝義旣出承嗣卽降時朝義范陽節度使李懷仙已降朝義至不得入乃東奔欲入契丹懷仙遣兵追之朝義乃自縊懷仙斬首以獻所記雖與新書小異然其爲至幽州自縊則同非擒於莫州也當以新書爲據

舊書楊復光傳黃巢犯江西復光遣吳彥宏諭降之巢卽令尙君長奉表歸國宋威害其功擊之巢怒復亂朝廷誅尙君長新書復光傳則云宋威擊王仙芝復光遣使約賊降仙芝遣尙君長如約威疾其功密請誅之故仙芝怨復叛黃巢傳亦云復光遣吳彥宏以詔諭賊仙芝遣蔡溫球楚彥威尙君長來降威陽許之上言與君長戰擒之乃斬君長仙芝怒還攻洪州據舊書則遣尙君長者黃巢也新書則王仙芝也按綱目明書乾符四

年冬王仙芝遣尙君長請降宋威執以獻斬之而三年之冬分注謂仙芝攻蘄州刺史裴渥許爲奏官授以左神策軍押牙仙芝喜甚黃巢大怒謂仙芝獨取官去使此五千餘眾將安歸仙芝遂不受命分其軍二千餘人從仙芝及君長二千餘人從巢各分道而去是蘄州分兵之後君長常隨仙芝不復在巢所也然則遣君長降者乃仙芝非巢也當以新書爲是

新書沙陀傳天復元年李克用爲汴兵所敗朱友寧長驅圍太原克用與李嗣昭周德威謀奔雲中李存信謂不如奔北番國昌妻劉語克用曰王嘗笑王行瑜失城走而死柰何効之克用悟乃止據此則勸止克用者國昌妻也國昌乃克用之父其妻乃克用母也然五代史唐家人傳云克用正室劉夫人明敏多智略當存信勸走入北番時夫人曰存信牧羊兒安足計成敗公常笑王行瑜棄邠州爲人所擒今乃自爲此乎則劉夫人乃克用妻也通鑑及北夢瑣言亦謂克用妻劉夫人勸克用固守其下又云夫人無子姬曹氏生存勗夫人待曹加厚是劉夫人之爲克用妻也明矣乃新書以爲國昌妻不知何據又通鑑謂是時克用甚懼嗣昭德威曰兒輩在此必能固守五代史嗣昭傳亦云存信勸奔雲州嗣昭力爭以爲不可是二人亦不主出奔之策者也而舊書謂與二人謀奔雲州亦誤

舊書朱瑄傳汴師來攻瑄與妻出奔爲野人所害傳首
汴州妻至汴爲尼新書瑄出奔野人執以獻朱全忠斬
之而納其妻綱目分注又謂瑄棄城走野人執以獻其
弟朱瑾時守兗州畱其將康懷貞守城自出掠糧以給
軍全忠遣將襲兗州獲瑾妻子瑾奔淮南全忠納瑾妻
還張夫人請見之瑾妻拜夫人亦拜且泣曰兗鄆與司
空約爲兄弟以小故起兵相攻使吾奴辱於此他日汴
州失守吾亦如吾奴之今日乎全忠乃出瑾妻而斬瑄
五代史梁家人傳太祖已破朱瑾納其妻以歸張后見
瑾妻云云與綱目同太祖乃送瑾妻爲尼后常給其衣食合二
書以觀則全忠所納者瑾妻而非瑄妻也舊書謂瑄妻

至汴爲尼新書謂全忠斬瑄而納其妻則皆謂瑄妻也
獨是五代史本歐公所作唐書亦歐公總裁何以並不
參訂耶又按五代史瑾傳瑾歸淮南後以殺徐知訓被
族妻陶氏臨刑而泣其妾曰何爲泣乎今行見公矣陶
氏收淚欣然就戮此蓋逃奔江南後再娶之妻也北夢瑣言亦以

爲瑾妻

南詔涉海及銅柱之誤

南詔傳楊國忠當國使李宓將兵十萬擊南詔涉海而
疫死者相踵按南詔雖有滇池洱海然自蜀至大理皆
陸路初不渡此也又云元宗使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復
立馬援銅柱銅柱在林邑國相距七八千里南詔安得

有之此皆傳聞之誤蓋宋時南詔已不入版圖故子京無從考訂耳

順宗諸子傳

舊書冀王絳本名淮初封宣城郡王和王綺本名湑初封德陽郡王福王綰本名浥初封河東郡王新書則絳本名湑初封岐陽郡王綺本名浥初封河東郡王

陔餘叢考卷十三

陽湖 趙翼 耘菘

五代史

宋金時五代史尙用薛居正所修金章宗始詔削薛史專用歐史事見章宗本紀今歐史列於正史自章宗始也書法嚴潔固為諸史之最然韓通忠義不為立傳前人已議之此猶或為本朝諱也宋史張昭傳後唐張憲為北京畱守當莊宗遇難明宗將入或勸憲作表奉迎憲不肯遂死之是張憲乃唐莊宗完節之臣歐史既不列於唐臣傳又不入於死節傳亦屬疎漏朱溫之篡也唐相楊涉為押國璽使其子凝式謂涉曰大人為唐宰

相而使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罪况持天子璽與人雖保富貴柰千載何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爲之不寧者累日此事唐書雖不載而通鑑載之甚詳則應是宋初共見其聞之事乃歐史絕不敘及亦未免意存廻護又袁文龜牖問評云南唐李後主旣降宋祖以其拒守久封以違命侯歐史凡說後主處皆書違命侯按陳壽三國志于孫權直稱名至蜀則必曰先主後主蓋壽本蜀人以父母之邦故也歐公吉州人正屬南唐其祖父皆南唐臣民也而忍斥之曰違命侯乎則五代史亦多有可議者

宋遼金三史

宋遼金三史總裁官皆列脫脫銜以脫脫乃都總裁也其餘則鐵睦爾達世賀惟一張起巖歐陽元四人皆總裁三史呂思誠則第總裁遼史而二史不與揭傒斯則總裁遼金二史而宋史不與李好文王沂楊宗瑞則總裁宋金二史而遼史不與今三史卷首具載可考也續綱目乃但記鐵睦爾達世等四人而思誠好文等不載未免疎漏又元史阿魯圖傳修三史皆爲總裁官則阿魯圖亦總裁也今宋史卷首進表尙係阿魯圖而三史所列總裁銜名不載而另列爲領三史蓋其官位又在都總裁之上也至纂修諸人三史各有專官不相攙越遼史四人則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曷陳繹曾也金史六

人沙刺班王理伯顏趙時敏費著商企翁也宋史二十
 三人則幹三倫徒泰不華杜秉彝宋褰王思誠干文傳
 汪澤民張瑾麥文貢貢師道李齊余闕劉聞賈魯馮福
 可趙中陳祖仁王儀余貞張翥吳當危素也卷帙繁多
 時日亦極迫促自至正三年三月開局至正五年十月
 即告成以如許卷帙成於二三年之間宜其疎漏蕪雜
 且纂修諸人各修一史不暇彙集三朝參互考訂故凡
 南北交涉之事一經勘對輒見牴牾今姑摘數條於後
 略可見當日漫無訂正也

明臣柯維騏以宋遼金三史合為一書以遼金附宋而列二王於本紀義例甚嚴閱

二十年始成書名曰宋史新編見明史本傳又周敘以宋遼金三史體例未當欲重修之正統中請於朝詔許自撰數年未及成而卒

遼宋二史相合處

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為遼景宗乾亨元年是時宋征
 北漢遼救之宋史是歲三月郭進大破契丹兵於關南
 遼史是歲三月耶律緒等與宋戰於白馬嶺不利冀王
 敵烈及節度使都敏皮室詳穩唐筈皆死之此即郭進
 關南戰勝之事劉繼元降六月太宗乘勝自將伐契丹
 宋史謂帝次幽州城南契丹軍城北帝率眾擊走之七
 月帝率諸軍及契丹大戰於高粱河敗績遼史謂六月
 宋主來侵北院大王奚底統軍使蕭討古乙室王撒戰
 於沙河不利

此即宋史擊走契丹軍之事

此即宋史高粱敗績之事



一月關南言破契丹斬首萬級此蓋卽匡嗣敗績之事惟月日稍差宋史太平

興國五年諸軍與契丹戰於莫州敗績遼史休哥敗宋

兵於瓦橋關守將張師出戰休哥奮擊敗之宋兵又陣

于水南休哥涉水擊之追至莫州殺傷甚眾此卽宋史莫州敗績之事

遼史統和十七年十月攻遂城不克蕭繼遠攻狼山鎮

石砦破之次瀛州擒其將康昭裔次遂城殺宋兵殆盡

宋史咸平三年契丹犯高陽關都部署康保裔死之此事相合

惟日月稍差遼史統和二十一年四月蕭撻凜獲宋將王繼忠

於望都宋史咸平六年契丹來侵望都副都部署王繼

忠陷於敵以上數事二史皆相合

遼宋二史不相合處

宋史太平興國四年取燕敗還之後七月劉廷翰及契

丹戰於遂城西大敗之斬首三百級遼史不載此事而

云十月太保矧思與宋兵戰於火山敗之宋史太平興

國五年三月潘美敗契丹兵於鴈門殺其駙馬侍中蕭

咄李獲都指揮李重誨十一月關南與契丹戰大敗之

此事遼史俱不載但云十一月宋兵夜襲營蕭幹等戰

退之遼史乾亨四年四月帝自將南伐至滿城不利太

尉奚里中流矢死統軍使善補爲敵軍所圍斜軫救出

之而宋史是年不載此事但有五月崔彥進敗契丹於

唐興潘美敗契丹於鴈門宋史咸平二年九月鎮定都

部署言敗契丹兵於廉良路殺獲甚眾十二月冀州言

敗契丹兵於城南殺千餘人契丹又攻威虜軍本軍擊
敗之殺其酋帥三年正月丁亥范廷召等追契丹至莫
州斬首萬餘級此事遼史皆不載宋史咸平四年十月
張斌奏破契丹兵於長城口十一月王顯奏破契丹兵
殺二萬人獲統軍鐵林等是歲遼統和十九年並不載
此事但云十一月宋兵出益津關來侵招古擊敗之遼
史統和二十年四月太保達里底敗宋兵於梁門蕭撻
凜破宋兵於秦州而宋史咸平五年並無交兵之事但
有契丹大林砮王昭敏來降歷觀數事宋之勝也遼不
言敗遼之勝也宋亦不言敗彼此各誇其功而諱其辱
蓋國史本如此至如景德元年澶淵之戰宋史則有威虜軍大破

契丹撻覽與契丹主及其母攻定州宋兵於唐河擊其
游騎石普高繼祖擊敗契丹數萬騎于崑嵐軍契丹攻
瀛州李延渥敗之殺傷十餘萬契丹兵至澶州其大帥
撻覽耀兵出陣中伏弩死而遼史是年則云與宋兵戰
於唐興大敗之蕭撻凜與宋兵戰遂城大敗之攻瀛州
不克耶律課里遇宋兵於洺州敗之蕭排押獲宋田逢
吉郭守榮等次澶淵蕭撻凜中伏弩死二史所記一時
之事惟撻凜中弩死相合瀛州之戰宋史謂殺傷十餘
萬遼史但云攻瀛州不克其餘則各言勝而不言敗此
皆修史者僅據國史原文而不暇互相參訂故也
又如遣使議和一事宋史謂太祖開寶八年三月契丹

遣使克沙骨慎思以書來講和遼史謂景宗保寧六年三月宋遣使來講和則未知孰先遣使也又遼史聖宗統和十二年八月乙酉宋遣使求和不許辛酉宋又遣使求和不許而宋史淳化五年並無遣使講和之事至澶淵之盟遼史謂宋遣使遣王繼忠弓矢密請求和聖宗詔繼忠與使者會許和宋乃遣曹利用來卽遣韓杞持書報聘而宋史則謂契丹駐陽城因王繼忠致書於莫州繼忠又馳奏謂契丹請和乃使曹利用往議契丹卽遣韓杞來則又未知孰先求和也大抵交戰則諱言敗請和則諱言先兩朝脩國史時固已各自爭雄如此耳其列傳內更有不相合者宋史尹繼倫傳契丹入寇李繼隆以兵萬餘護輜重赴威虜軍契丹將于越謀知之率數萬騎將邀於路遇繼倫不顧而去繼倫曰寇以我兵少蔑視我耳彼若捷則乘勝驅我而北不捷亦且泄怒於我無遺類矣今當卷甲疾趨出其不意乃命啣枚夜行至徐河天未明于越方與繼隆對陣未戰繼倫從後急擊殺其皮室一人衆驚潰于越方食乘善馬先遁衆大潰契丹自是不敢窺邊其平居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按于越乃契丹大官之號其時爲于越者乃休哥也而遼史休哥傳並不言徐河敗績之事宋史富弼傳弼在契丹議歲幣遼主欲用獻字否則用納字弼執不可遼使劉六符等來宋竟以納字與之是宋之輸歲

幣僅言納也遼史本紀及劉六符耶律仁先傳則謂六符等至宋定歲幣進貢名宋從之歲幣稱貢則宋竟用貢字矣此又其各自諱敗稱雄者也他如一康保裔也宋史作康保裔遼史則曰康昭裔一蕭撻凜也遼史作蕭撻凜宋史則曰撻覽于越乃官名非人名也尹繼倫傳則曰契丹于越下又云越去大軍四五里則竟似姓于名越者矣此又皆南北傳聞之訛而不暇審訂者也

遼金二史不相合處

遼天祚帝與金人交兵及議和等事遼金二史所載尙多相合如遼之天慶五年爲金收國元年黃龍府及護步答岡之戰六年疾藜山之戰八年九年與金議和往

還封冊之事保大元年余覲叛降金二年遼主出奔邪律淳僭位於燕病死其妻赴天德軍金主入燕以及保大五年遼主被擒核之金史大槩俱相合惟遼史天慶四年本紀云初女直起兵以紇石烈部人阿疎不服遣撒改討之阿疎弟狄故保來告詔使勿討不聽阿疎來奔至是女直遣使來索阿疎遼遣阿息保問境上多建城堡之故女直以慢語答曰若還阿疎朝貢如舊不然城未已也乃起兵攻寧江州遼使高仙壽蕭奉先討之爲所敗又以蕭嗣先撻不也發契丹奚軍及禁兵討之女直潛渡混同江掩擊遼衆大潰金史太祖即阿骨打遣習古廼銀朮可等往遼索阿疎習古廼等還具言遼主驕肆

廢弛之狀太祖遂起意伐遼備衝要建城堡遼遣阿息保來詰太祖曰若以阿疎與我請事朝貢苟不獲已豈能束手受制也阿息保還遼人始爲備命蕭撻不野調諸軍於寧江州太祖乃號令諸部得二千五百人進次寧江州大敗遼師十一月遼蕭乂里及撻不野將步騎十萬至鴨子河太祖又大破之此卽遼史天慶四年事也然遼史謂天祚帝乾統元年阿骨打襲節度使則至是時已閱十有四年而金史以此事係於阿骨打襲位之二年竟抹卻中間一十二年蓋金史世紀尙未編年但總敘起事之由遂不暇查核年歲致有此誤也又遼史天祚帝天慶二年幸混同江外界生女直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遇頭魚宴酒酣命諸酋次第起舞獨阿骨打辭以不能諭之再三終不從他日上密謂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意氣雄豪可托以邊事誅之否則將爲患奉先曰粗人不知禮且容之阿骨打疑懼遂稱兵先併芴近部族擄趙三等家屬趙三訴之奉先仍作常事以聞後數召阿骨打稱疾不至明年阿骨打忽率五百騎至咸州與趙三等面折阿骨打不屈一夕遁去遣人訴於上謂咸州詳穩司欲見殺故不敢畱自是召不復至而金史世紀內不載此事蓋金源修國史時已自爲諱耳又金史寧江州戰勝後羣臣皆勸進明年正月太祖遂卽皇帝位國號大金建元收國則遼天慶五

年事也而遼史是年不書直至天慶七年本紀內始稱是歲阿骨打用楊朴策卽皇帝位建元天輔國號金則竟將金主建國之事移下二年矣金主天輔七年爲遼主保大三年秋八月金主崩于部堵灤而遼史是年不書乃于保大四年八月書金主阿骨打死是又移下一年矣豈編訂者誤算年分耶至如遼史張穀據平州金史作張覺蓋穀與覺音相近之故遼史保大二年遷州刺史高永昌降金金史作高永福按高永昌于天慶六年據東京已爲金將撻不也所戮安得至此時又降遼史誤也當以金史爲正

宋金二史不相合處

宋金二史凡南北交涉之事以兩朝本紀參考大槩多相合惟宋史重和元年正月遣武義大夫馬政由海道使女真約夾攻遼以兩國年號核算是年爲金天輔二年乃金史天輔元年十二月宋遣登州防禦使馬政以國書來二年正月使散覲如宋報聘則馬政至金反在前而宋遣馬政反在後矣宋宣和元年爲金天輔三年宋史是年金使李善慶來而金史是年使人無李善慶但有孛堇辭列曷魯等宋史則孛堇等來聘又係之於宣和二年歷觀此數年聘使之事非宋史移後一年卽金史移前一年又金史天會七年五月拔離速襲宋主於揚州按宋史是年爲建炎三年二月金兵已至天長

高宗在揚州卽赴杭州金人遂焚揚州三月高宗遭苗
劉之亂四月反正五月復幸建康若五月拔離速來襲
揚州高宗豈敢冒險前進乎當以宋史爲正金史蓋誤
以三月之事爲五月也王倫爲宋使被殺于金則宋史
宐立傳而金史不必立宇文虛中使金被留旣而仕於
金官至太常卿封河內郡公則金史宐立傳而宋史不
必立乃宋史則傳倫而并傳虛中金史則傳虛中而并
傳倫均失之矣韓常之被射中左目也金史謂宗弼與
張浚戰富平宗弼陷重圍韓常流矢中目拔去以土塞
創力戰宗弼得潰圍出則建炎四年事也宋史吳玠傳
則係之於仙人關之戰謂玠與弟璘力戰敗金兵射韓
常中目則又屬紹興四年事矣至如黃天蕩之戰金史
謂撻懶在濰州遣移刺古來援而宋史韓世忠傳則謂
撻辣使孛堇太一來援宋史建炎二年金帥窩里盭陷
濰州金史則云闍母克濰州則南北傳聞之誤又不必
深論矣

宋遼金史舊本

脫脫等修史時原有舊日史稿諸臣不過仍其文而稍
爲編次耳按元史伯顏旣克臨安董文炳主留事曰國
可滅史不可滅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餘年其太史所
記具在史館乃悉收之及諸記注五十餘冊歸之國史
院此宋史所本也世祖中統二年王鶚請修遼金二史

詔左丞相耶律鑄平章政事王文統監修中統三年又詔史天澤同鑄監修而宋史道學傳序云舊史以邵雍列於隱逸未當今置於張載傳後外國傳序云前宋史有女直傳今既作金史義當削之此可見三史舊本也按阿魯圖等進宋史表云世祖皇帝拔宋臣而列政途載宋史而歸秘府既編戡定之勲尋奉纂修之旨進金史表云張柔歸金史於先王鶚輯金事於後脫脫等進遼史表云國既邱墟史亦蕪蕪耶律儼語多避忌陳大任詞乏精詳五代史繫之終篇宋舊史埒諸載記世祖皇帝勅詞臣撰次三史首及於遼六十餘年因循有待益見宋金二史本取自宋金兩朝元世祖時已嘗修輯

惟遼代國史已失其本故所記載最爲簡略然曰世祖撰次三史首及於遼則世祖時蓋亦有成緒也惟三史皆有舊本是以不及三年遂能告成今其原本亦略有可以意揣者如宋史牛臯傳後總敘岳飛之功謂飛命臯及王貴董先楊再興等經略東西京汝穎陳蔡諸郡又遣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未幾李寶捷於曹州董先捷於潁昌劉政捷於中牟張憲復淮寧府王貴部將楊遇復南城軍梁興會太行忠義破金人於垣曲及沁水金張太保成太保等以其衆降又取懷衛二州大破兀朮軍金大擾未幾岳飛還朝下獄死世以爲恨云按此乃總敘岳飛之功非敘臯功也而在臯

傳末可見舊史本以臯傳附飛傳之末故於臯傳末復
累敘飛功而結之以下獄死今乃以臯傳另爲一卷而
臯傳末卻仍舊文又未將此總敘移在飛傳後竟似此
功出乎臯矣康保裔傳保裔戰歿來援者惟張凝李重
貴後重貴仕至鄭州防禦使改左領軍大將軍致仕疑
加殿前都虞候卒贈彰德軍節度使蓋舊時原本疑與
重貴二人亦不另立傳故附見於保裔傳後也今疑與
重貴既各有專傳則保裔傳後自無庸贅敘此二人之
歷官乃並不刪卻而仍其舊又陳隆之傳後附文州守
劉銳通判趙汝彞相誓死守被圍旬有五日汲道絕兵
民水不入口者半月至吮妻子之血城垂陷汝彞猶提
雙刀入陳中十六矢被執死銳先殺其妻父子三人登
文王臺自刎死此亦舊時原本銳與汝彞不另立傳故
附見隆之傳後也今銳汝彞既各有專傳則隆之傳後
亦不必贅敘乃亦不刪卻可見當時纂脩諸人徒以意
爲割裂不暇參訂實難逃鹵莽草率之譏也

遼史

遼史最爲簡略以二百餘年事蹟而卷帙曾不及宋史
十分之一柯維騏謂遼代事實經金元兩朝歲月旣久
益多散失此論固然然耶律氏起朔方未遑文教故記
述本自寥寥聖宗時始命劉晟馬保忠監修國史而先
世事蹟直至興宗道宗時始裒輯成書耶律孟簡傳云

本朝之興幾二百年宜有國史乃編耶律曷魯屋質休哥三人行事以進興宗命置局編修蕭韓家奴傳云擢翰林監修國史乃錄遙輦以來至重熙其二十卷上之其時又有耶律合欲耶律庶成與蕭韓家奴其事編遼上世事迹及諸帝實錄蓋聖宗以前事皆是時所追述也道宗大安元年史臣進太祖以下七帝實錄蓋又卽蕭韓家奴本而審訂成之其時劉輝謂道宗曰宋歐陽修編五代史附我朝於四夷妄加貶訾臣亦請以趙氏初起時事詳附國史則不惟諸帝有實錄而更有全史矣金熙宗本紀皇統八年遼史成熙宗嘗于宮中閱五代及遼史可見遼史原有全書而多出於興宗以後之

追述故記載極爲簡略又金時党懷英與郝侯充遼史刊修官移刺益趙諷等七人爲編修官凡民間遼時碑銘墓誌及文集或記憶遼時舊事悉送官此章宗卽位初年事也章宗又命移刺履提控纂修遼史泰和元年又增脩遼史官三員有改除者聽以書自隨懷英致仕又詔直學士陳大任繼成之則熙宗時遼史已有成書章宗時又修之元末脩史時不過仍其舊文稍爲編次耳然修史諸臣之草率亦略有可見者旣爲遼史則本國興兵之事不應自稱曰遼兵乃本紀貝州之戰云軍校邵珂開城門納遼兵戚城之戰云遼軍圍晉別將於戚城晉主自將救之遼軍引退鄴都之戰云慕容彥超

遇遼軍數萬至榆林遼軍又至彥超等力戰遼軍乃退
如此類者不一而足反似他國記載而稱契丹爲遼軍
者又蕭塔刺葛乃太祖太宗時人耶律敵祿乃世宗穆
宗時人不應編在道宗諸臣蕭陶隗等之下此亦編次
之失檢也凡敘事本紀宜略列傳宜詳耶律斜軫傳宋
將楊繼業出代州斜軫令蕭撻凜伏兵於路明日繼業
至斜軫擁衆爲戰勢繼業麾幟而前斜軫佯退伏兵發
斜軫進攻繼業敗走至狼牙村衆軍皆潰繼業爲流矢
所中被擒斜軫責曰汝與我國角勝三十年今日何面
目相見繼業但稱死罪而已初繼業在宋以驍勇聞號
揚無敵首建梗邊之策至狼牙村心惡之欲避不可得
旣擒三日死云云此事旣詳於斜軫傳則本紀但云斜
軫敗宋兵擒其將楊繼業可矣乃本紀又縷縷敘之較
本傳更爲詳悉此豈史家體例耶

宋史一

宋史卷帙最繁其中實有可不必立傳而拉雜列入者
如侯益張從恩扈彥珂藥元福趙昂李穀竇貞固李濤
趙上交張錫張鑄邊歸讜劉濤等皆歷仕五代宋初不
過仍其舊官毫無功績何必一一列之其意以爲五代
史旣不載不得不於宋史存之也然如李穀李濤等在
五代尙有事蹟可記其餘本不足書乃一槩入之列傳
仍不過敘其歷官如今仕途之履歷而已此亦成何史

冊乎况薛懷讓等并未仕於宋而入之宋史乎又如王祐傳既敘其拒盧多遜傾害趙普之謀又以百口保符彥卿無罪及手植三槐卜其後必昌等事則其子王旦傳不必複敘矣而且傳又縷縷述之神宗時新法行盡斥賣坊渡祠廟張方平爲南京畱守管內有闕伯微子廟亦在所賣中方平使劉摯草奏謂闕伯遷商邱主大火火爲國家盛德所憑微子宋始封之君本朝開國建號於此乞存其祀神宗驚駭亟批紙尾謂慢神辱國莫大於此此事既載之方平傳則劉摯傳可只用一二語括之乃又一一詳敘何也李定以秀州判官薦授御史宋敏求蘇頌李大臨皆力爭之則詳載其事於一人傳

中其餘各傳但云語在某人傳足矣乃既詳載於頌傳而大臨傳又詳之石介之死也夏竦挾宿憾誣以爲不死北走契丹奏遣中使按驗呂居簡傳則云中使來按甚急居簡曰發棺而空則北走無疑不然則國家無故剖人家墓何以爲訓中使曰然則柰何居簡曰介死必有會葬之親族及棺斂之人召問無異可卽令具軍狀以應中使然之事遂已而龔鼎臣傳則云郡守杜衍既奉詔會問椽屬皆莫對鼎臣獨曰介寧有是願以闔門百口保証其死衍出懷中奏示之曰吾已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如是未可量也則一事而出兩人之保証固不妨各書乃二傳既詳載之而石介傳又一一鋪述不損

一字何其不憚煩也至王旦傳則全取王文正公遺事一書抄撮成篇略無刪訂李綱傳至二萬餘言分上下二卷尙有奏議載入也李全劇賊何亦分上下二卷乎宜其卷帙之繁也

宋史二

宋史之病往往有數人共一事而立傳時則以其事分繫之若各爲其事而不相同者貝州王則之亂討平之者明鎬文彥博也而鄭驥傳則云王則反討平之竟似驥一人之功矣不特此也楊燧傳謂燧攻貝州穴城以入賊平功第一劉閫傳又謂閫從攻貝州穿地道穴城閫先入衆始從遂登陴引繩而上遲明師畢入貝州平

功第一則卽穴城一事又各擅第一功矣夏竦之賜謚文正也司馬光劉敞俱駁之乃光傳則曰光謂謚之美者莫如文正竦何人足以當之乃改謚文莊略不及敞則似光一人所駁矣而敞傳又曰敞疏三上乃改謚文莊亦略不及光又似敞一人所駁矣高宗以邢后父煥除徽猷閣待制孟太后兄子忠厚除顯謨閣學士衛膚敏劉珏皆力言非制乃膚敏傳不及珏珏傳亦不及膚敏亦似兩人各爭一事蓋作傳者欲人人各記其功遂不自知其錯雜如此

宋史三

宋史楊延昭傳延昭卒帝遣中使護櫬以歸河朔人多

望柩而泣按無尸曰櫬有尸曰柩中使所護歸者卽柩也乃旣曰櫬又曰柩意在稍變一字以避重複而不知已失其字義矣韓世忠傳世忠屯焦山謂兀朮至必登金山龍王廟觀虛實乃令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側果有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一絳袍玉帶旣墜而馳者訪之卽兀朮也按金山在水中豈能騎而入復騎而逃此必誤也輿地紀勝謂伏兵北固山龍王廟此較近理乃宋史於此等處亦略不訂正岳飛傳言紹興六年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慕義來歸其後又云先是紹興五年飛遣梁興等招結兩河豪傑梁興旣於六年始來歸何得於五年先奉命去一撒離喝也吳玠傳作撒離喝李顯忠傳又作撒里曷一兀朮也韓世忠岳飛等傳作兀朮宋汝爲葉夢得向子韶傳又作完顏宗弼史嵩之卽彌遠從子也乃傳但云慶元府鄞人似與彌遠另族不相涉矣其於宋與元交兵之處余玠謝枋得等傳稱大元兵忠義傳則曰北兵亦多不畫一葉夢得旣列於文苑傳則其生平著述如石林燕語避暑錄話之類亦應敘入乃本傳侈言政績絕不及文學則何以列之文苑乎曹勛傳紹興二十九年勛拜昭信軍節度使副王倫爲稱謝使至金金主將侵淮勛與倫歸言和好無他云云按倫傳建炎元年倫卽爲通問使至金紹興二年粘罕使倫歸報七年再使金回

八年又往偕張通古來南九年再充使奉迎梓宮太后被拘河間十四年金人欲官之倫不從乃被縊死是倫之死在紹興十四年安得二十九年尙有與曹勛使金之事又曹友聞傳元兵攻我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按顯忠係紹興中歸宋卒於乾道中距友聞與元兵戰時已六七十年安得尙統軍耶或另一李顯忠然史又不分析言之陳宐中傳遣張全合尹玉麻士龍援常州玉士龍皆戰死全不發一矢奔還文天祥請誅全宐中釋不問文天祥傳亦謂朱華尹玉等戰五牧敗兵渡水挽全軍舟全軍斷其指皆溺死全不發一矢走歸是張全並未嘗戰也而尹玉傳乃云淮將張全廣將朱華大戰於五牧則張全又在力戰之內矣功罪混淆莫此爲甚又劉師勇與姚訔守常州受圍數月城陷師勇拔柵戰且行其弟馬墮塹躍不能去師勇舉手與訣而去是師勇守常至城破始去也事見張世傑傳及元史伯顏傳并鄭所南集而王安節傳則謂師勇復常州後卽赴平江使安節在常拒守又似師勇未嘗與常州之難者此皆文之失檢者也

宋史四

宋史卷帙雖繁而事蹟又多遺漏者太宗雍熙元年爲遼景宗乾亨四年是歲景宗崩聖宗卽位乃宋史本紀竟不載東軒筆錄王曾爲三元劉子儀語以一生喫

著不盡曾以志不在溫飽對此可見其人品素定而曾傳無之范文正遣其子純仁南歸純仁見石曼卿之喪未葬遂以所載麥四十斛連舟與之助其葬費此亦可見其高誼而純仁傳無之蔡襄在泉州新造密雲龍團茶進上歐陽修聞之曰君謨士人亦復爲此耶襄傳亦不載朱子語類蘇過爲梁師成妻持服過傳亦不載名臣言行錄狄青討儂智高至賓州夜宴將吏青忽起更衣命親吏傳令勸酒青已潛出崑崙關破賊此事青傳亦不載俞文豹清夜錄靖康之變上皇將赴金軍中書舍人姜堯臣極諫不可往番使以骨朶擊之死曹勛北狩錄四太子求王婉容爲黏罕子婦婉容自刎死此二事所必宜載者而列傳皆無之蜀賊王均之亂討平之者楊懷忠之功居多乃不爲立傳僅於雷有終傳附見張盪之傳謂其父泌自有傳而列傳並無張泌湧幢小品謂徽宗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故改壽辰爲十月十日而本紀亦不載錢氏私誌泰州徐神翁有道術蔡京常問以國運神翁曰天方遣許多魔君作壞世界太師亦是一箇又哲宗遣使以後嗣爲問神翁書吉人二字以達後徽宗登極乃知卽御名佶字也此宜入方技傳而方技亦不載

宋史五

宋史又有是非失當者南唐清淮節度使劉仁贍死守

壽州周世宗攻之不拔其子崇諫謀出降仁贍斬之以
狗及仁贍病垂死副使孫羽詐爲仁贍書以降是日仁
贍死則仁贍實未降也歐公五代史所以特列之於死
節傳中乃宋史袁彥傳有劉仁贍降之語張保續傳亦
曰劉仁贍率將卒出降何其厚誣古人若此蔡確車蓋
亭詩引唐郝處俊事以武后比宣仁太后事發將謫嶺
表蘇軾傳謂軾奏請哲宗降手詔欲深治確而太后降
手詔貸之則仁孝兩得下又云太后心善軾言而不能
用按宣仁謂大臣曰帝卽位乃以子繼父有何間言而
確自謂有定策功規爲異日眩惑地吾不忍明言姑托
訕上爲名以逐之耳此正見宣仁防患未然去邪勿疑
之明決而軾傳謂太后心善其言不能用一似軾之言
爲是而太后不聽者其是非不亦謬乎

宋史六

王明清揮塵錄及王銍默記皆言滁州之戰太祖兵已
敗訪村民知有趙學究教授鄉塾多奇計乃叩之卽趙
普也普爲畫計太祖卽用普鄉導乘夜取道清流關側
蘆子窰浮西澗入北門直擣郡治皇甫暉方坐帳中治
軍書聞變卽躍馬奔東郊太祖追及一劒揮之人馬俱
墜遂就擒姚鳳卽以其衆降今本紀云暉鳳兵十五萬
塞滁州太祖擊走之追至城下暉曰願成列以決勝負
太祖笑而許之暉整陣出太祖擁馬項直入手刃暉中

腦并擒鳳與揮塵錄等所記不同獨醒雜志方臘既敗獨與千餘人入剡溪洞死拒童貫不能誰何乃命部將偽爲朝廷招安者誘之以官旣出遂繫之父子皆檻送京師伏誅而宋史韓世忠傳謂臘入青溪洞世忠挺戈獨入擒之以出蓋據清溪志所記也而與獨醒志互異又紹熙行禮記孝宗崩光宗以疾不過宮成服中外洵洵宰相畱正久去位樞密趙汝愚計無所出宗室趙彥逾責以同姓之卿不得坐視汝愚曰柰何事急持刀向朝天門叫幾聲自割殺耳彥逾曰無益也乃爲畫計請於太皇太后以嘉王擴卽位寧宗而尊光宗爲太上皇使韓侂胄等共成其事是首謀乃彥逾也今宋史彥逾及

汝愚傳謂汝愚謀立嘉王卽位欲倚殿帥郭杲爲用以告彥逾彥逾嘗有德於杲遂承命以汝愚謀告杲杲乃領兵衛寧宗卽位是此謀本出汝愚與紹熙行禮記又不同按葉適傳時中外洵洵趙汝愚計無所出適責知閤門事蔡必勝以不得坐視蔡乃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內侍省關禮知閤門事韓侂胄三人定議適亟白汝愚汝愚乃遣侂胄關禮以內禪事奏太皇太后明日因禪祭立嘉王卽位是此謀本非始於汝愚亦可見也又尤延之傳朝廷定高宗廟配享洪邁請用呂頤浩韓世忠趙鼎張浚而楊萬里亦言張浚當配食按誠齋揮塵錄謂洪景盧常以浚殺曲端一事輟其配享是邁乃輟

浚配享者而史則云邁請以浚配享何又牴牾若是耶
按楊萬里傳高宗崩洪邁不俟集議配享獨以呂頤浩
等姓名上萬里疏詆之力言張浚當預據此則景盧本
未以浚入配享尤延之傳所云或係張俊也又文天祥
傳元主欲降天祥天祥不肯曰不得已以黃冠侍樽俎
可也此仍襲野史之訛按鄭所南心史有人告元主云
漢人欲挾文丞相擁德祐嗣君爲主元主召天祥面詰
天祥怒罵但求刀下死元主猶欲釋之俾爲僧或爲道
士又欲縱之還鄉天祥痛罵不止元主始殺之是黃冠
歸故鄉乃元主之意非天祥意也而宋史移作天祥語
豈不厚誣耶

宋史七

宋史蕪雜最甚卽一史之中亦多有自相矛盾者徽宗
內禪一事李綱傳云皇太子爲開封牧綱謂吳敏曰建
牧豈非欲委以畱守乎然非傳以位號不可敏曰監國
可乎綱以肅宗靈武建號不出於明皇使後世惜之爲
對明日敏遂以禪位事進說并謂李綱亦有此議是傳
位之議本起於綱也而吳敏傳則謂徽宗將內禪蔡攸
探知上意引敏入對敏遂并薦綱入見則又似內禪本
出於徽宗意也按張端義貴耳錄謂徽宗聞金人破燕
夜詔當直學士黃中令草詔罪已并傳位太子明日罪
已詔下淵聖登極并記徽宗語謂詔中處分蔡攸盡道

不是只傳位一事要靠做他功勞宋史蔡攸傳帝欲內禪親書傳位東宮字授李邦彥邦彥不敢承以付攸攸屬其客吳敏遂定議而李熙靖傳亦載道君皇帝曰外人以內禪爲吳敏功不知乃出自吾意不然言者且滅族矣是則內禪本出自徽宗而李綱傳所云但據靖康傳信錄詮次成篇恐未爲得實也或綱議適與徽宗合遂成此事耶又如靖康圍城之事姚平仲傳謂平仲欲劫營以士卒不得速戰爲言李綱主其議令城外兵俱聽平仲節度遂及於敗是劫營之計李綱實與聞之而綱傳則謂平仲密奏斫營夜半中使傳旨使綱策應則又似綱初未與知者又綱傳紹興二年出知潭州荆湖

羣盜不可勝計綱悉蕩平之按是時尙有曹成等據湖湘道賀等州而楊么在洞庭直至五年始滅皆岳飛平之何得盡歸功於綱知潭州之歲也韓世忠固稱名將然其始亦多可議劉光世部將王德殺世忠部將會詔光世移屯世忠遣兵襲其後并奪建康守府解事見趙鼎及季陵傳而滕康傳又謂世忠兵奪御器械逼諫臣于死常同亦以此劾其驕狠無忌憚魏矼傳又謂內侍李廙飲世忠于家刃傷弓匠是皆世忠之過而本傳絕不載張浚因李綱誅宋齊愈劾其以私意殺侍從綱遂罷相見於高宗紀及綱傳浚又嘗薦秦檜可任大事見趙鼎傳又嘗與岳飛論呂祉王德艷瓊兵事不合遂怒

飛因解兵奔喪歸浚猶謂其不得併兵以去要君遂命張宗元權其軍事見於高宗紀汪伯彥既貶帝念之浚以伯彥舊嘗引已遂與秦檜援郊祀恩起知宣州見汪伯彥傳陳東伏闕上書黃潛善輩已殺之浚又奏胡珵筆削東書欲以布衣挾進退大臣之權遂追勒編置蓋浚乃潛善客而珵則李綱客也事見戴埴鼠璞乃浚傳於此等處並無一語惟殺曲端略見傳中而又謂端部將張忠彥降金故下之獄其于酈瓊之叛又謂遣間持蠟書遺瓊金人疑遂廢劉豫又幾欲以金人廢豫歸功於浚矣至楊么之擒皆岳飛力也而浚傳中全歸功於浚謂賊二十餘萬相繼降湖寇盡平絕不及飛一字何

也何鑄嘗與羅汝楫劾岳飛見汝楫傳鑄又嘗爲秦檜劾王居正爲趙鼎之黨鼎遂奪職奉祠見王居正傳又劾張九成黨趙鼎見張九成傳又劾廖剛與陳淵等相爲朋比見廖剛傳是鑄之姦邪不一而足乃鑄傳並無一字反云治岳飛獄力辨其寃謂不當無故殺一大將竟似正直者他如文彥博以燈籠錦婚張貴妃見唐介傳而本傳不載建炎元年葉夢得知杭州軍校陳通作亂夢得被執見高宗本紀葉夢得初爲蔡京客京倚爲腹心嘗爲京立元祐黨籍分三等定罪後知應天府以京黨落職見毛注強淵明胡安國等傳而本傳不載呂頤浩引朱勝非以傾秦檜胡安國劾勝非不當復用安

國求去檜三上章留之見秦檜傳而安國傳不載李顯忠破宿州私其金帛又與邵宏淵忿爭遂致潰歸見胡銓傳而本傳亦不載岳珂守當塗橫斂百出置貪刻吏開告訐之門以罔民而沒其財見徐慶卿傳而本傳亦不載辛棄疾附和韓侂胄開兵端見侂胄傳而本傳亦不載又虞允文傳金主亮南侵王權自和州遁歸詔以李顯忠代權令允文趣顯忠赴權軍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我師三五星散解鞍坐道旁允文念坐待顯忠則悞國事遂招諸將勉以忠義諸將皆死戰得大捷明日又敗敵於楊林口顯忠始至是采石之捷顯忠實未嘗與也而顯忠傳則云金主將濟江詔以顯忠代

王權命虞允文趣顯忠交軍於是有采石之捷則以此捷分功於顯忠矣顯忠傳又云是時顯忠遣萬人渡江盡復淮西州郡亮切責諸將諸將弑之則并以海陵之弑由於顯忠之復淮西按海陵因采石不得渡卽趨瓜洲尅日渡江未渡而被弑初非關顯忠之復淮西而責諸將也且是時海陵去采石卽至瓜洲其間不過數日顯忠豈能盡復淮西當是海陵被弑後乘金兵之退而復之耳而必謂海陵之死由此又曲說也史彌遠之誅韓侂胄也本因楊皇后與侂胄有隙密使其兄楊次山與朝臣謀之彌遠遂奉命結參知政事錢象祖中軍統制夏震伏兵六部橋伺侂胄早朝擁至玉津園搃殺之

彌遠象祖赴延和殿以聞帝猶未信越數日始下詔暴
侂胄罪見楊皇
后傳此事應詳載於彌遠傳乃彌遠傳並不書
且云彌遠因用兵力陳危迫之勢皇子詢聞之亦具奏
乃罷侂胄陳自強而臺諫猶論不已侂胄始就誅召彌
遠對延和殿則竟抹卻彌遠擅殺一節似乎先奏請得
旨而後行誅矣理宗之立也寧宗早養宗室子貴和爲
皇太子賜名竑彌遠買美人善琴者納之使伺皇子動
靜竑嬖之一日指輿地圖曰此瓊崖州他日當置彌遠
於此又嘗書几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美人以告彌遠
彌遠懼乃陰謀立沂王子昀使鄭清之傳之寧宗崩彌
遠在禁中遣快行宣皇子令之曰今所宣乃沂王府中

皇子非萬歲巷皇子也昀至則引至柩前舉哀畢然後
召竑封爲濟王見濟王傳此則彌遠廢立之罪上通於
天本傳中自應一一詳載乃但云寧宗崩擁立理宗而
此等奸謀逆節絕無一語載入成何信史乎凡若此之
類不一而足此非作史者意存忠厚欲詳著其善於本
傳錯見其惡於他傳以爲善善長而惡惡短也蓋宋人
之家傳表誌行狀以及言行錄筆談遺事之類流傳於
世者甚多皆子弟門生所以標榜其父師者自必揚其
善而隱其惡遇有功處未有不附會遷就以分其美有
罪則隱約其詞以避之修史者固當參互以核其實乃
不及考訂真僞但據其書抄撮成篇毋怪是非乖謬如

陔餘叢考

卷三

三

此也

宋史八

宋史卷帙又有當更定者張憲楊再興牛皐皆岳飛部將何以不附於飛傳後况皐傳末歷敘飛分遣諸將恢復東西京州郡之事非皐所遣而敘于皐傳可見舊史本以皐傳附飛傳之後及編次時忽離而二之也解元成閔皆韓世忠部將亦何以不附世忠傳後至劉子羽胡世將與吳玠兄弟在蜀同功共事何以不與玠璘相次郭浩楊政又皆吳氏部將用兵與吳氏相終始何以不附於玠璘之後王友直李寶皆自北起義來歸旣已同列一卷李顯忠亦自鄜延起義間關數國冒死南投

功名尤著魏勝起兵澶水據海州以歸與寶共事何不彙列一卷以顯忠爲首勝寶友直次之秦檜擅國十九年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忤斥去惟王次翁始終爲檜所憐則次翁應附檜傳之後陳自強之附韓侂胄與次翁之附檜一也則自強亦應附侂胄傳之後乃皆編入列傳不著其姦黨何也權邦彥乃徽欽時人卒於高宗紹興三年乃廁於寧宗諸臣之列汪若海張運柳約亦皆欽高時人乃廁於理宗諸臣之列林勳劉才邵等皆高孝時人乃廁於德祐末造李庭芝諸臣之後不幾顛倒時代乎徐清叟徐榮叟兄弟也人品官位亦略相同何以不毗連相次而各置一卷宣繒鄒應龍別之傑金

陔餘叢考

卷三

三

淵張礪饒虎臣戴慶珂諸傳但敘履歷絕無一言一事則傳之何爲五代史不爲韓通立傳宋史補之誠是矣彭義斌自山東起義隨李全來歸卽與趙范趙葵等破金兵義斌獨擊至下灣渡掩金人於淮見貫涉傳後因全擅戕殺制置使許國卽斬全使大罵曰逆賊受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報此讐會全攻恩州義斌卽出戰敗全全求制使徐晞稷書與義斌連和義斌致書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斷其南路必可滅賊賊平之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戰河南神州可復也范亦謂善湘曰義斌蹙全如山壓卵然必請而後討者知尊朝廷也見趙范傳義斌攻真定降金將武仙衆至數十萬拓

地而北與元兵戰於內黃之五馬山兵敗不屈死見李全傳則此人何得不立傳而宋史竟遺之又一百第六卷既有李熙靖常州晉陵人靖康之變以拒張邦昌僞命憂憤不食索筆書王維百官何日再朝天之句而死二百十二卷又有李熙靖晉陵人張邦昌使直學士院憂憤不食謂友人曰百官何日再朝天乎是一人也而竟重出何其漫無審訂若此又南唐世家旣立韓熙載傳矣劉仁贍皇甫暉姚鳳皆南唐完節之臣何以又不爲立傳以附於熙載之後南唐徐鉉北漢楊業後皆仕於宋旣入之宋臣列傳矣南唐之周惟簡西蜀之歐陽迥亦皆仕宋歷官多年何以又不入宋臣列傳而以附南唐西

年宋高宗爲苗劉所廢傳位太子改元明受此皆鄰國大事而金史竟不書豈援春秋列國不赴告則不書之例耶十年劉豫徙居於汴京此又本國之大事十一月宋潘致堯南還言金欲遣重臣以取信宋乃命韓肖胄等使金此爲兩國議和之始亦皆不書劉豫僭位後與宋交兵此於金無涉不書可也天會十二年金齊合兵入宋韓世忠擊敗之於大儀鎮論者以此舉爲宋中興武功第一金史亦不書十五年王倫還宋言金許還梓宮及太后天眷二年王倫受地於金得東西南三京及陝西京西之地此亦金國大事徒以不逾時卽悔前議拘執王倫遂并此事亦不書則王倫又何爲被執乎歸

地之後復興兵取故地命兀朮趨汴撒離喝趨陝據宋史則有劉錡順昌之捷岳飛郾城蔡州穎昌朱仙鎮之捷韓世忠淮陽軍之捷王德宿州之捷吳璘李師顏等扶風之捷王德青谿之捷諸將以奉詔班師遂復失故地而金史皆不書但云秋七月宗弼遣使奏河南陝西捷其明年兀朮復興兵則有楊沂中劉錡等柘臯之捷王德昭關之捷李顯忠舒城之捷金史亦皆不書但云兀朮遣使奏捷秋和議成兀朮以便宐畫淮爲界而其時所定歲奉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亦國中一大事也亦皆不書無乃太簡乎慶山奴卽承立也乃傳中忽云慶山奴忽云承立竟似兩人又張覺旣列於逆

臣傳矣其子張僅言在世宗朝終始一節恩禮兼至何妨另入列傳乃次於覺傳之後竟似逆黨附入者又韓慶民盡節於遼其妻又盡節於慶民則應編入遼史乃反載入金史此編次之失檢也又按宋史岳飛劉錡吳玠等傳兀朮用兵皆與韓常俱如富平之敗韓常拔兀朮於重圍中仙人關之戰兀朮陳於東韓常陳於西順昌之敗韓常以大將亦被枷責柘臯之戰王德先敗韓常軍於昭關金史宗弼等傳內亦錯見其事又高福昌傳許州都統韓常用法嚴遣吏送囚于汴或道亡監吏懼法乃盡殺之以滅口則韓常者固金朝一大將歷有戰功自應專立一傳乃金史並無其人此又編輯之疎

漏也至其書法之直筆則有可取者凡本朝人修前代史其於前代與本朝交涉事必多迴護乃元人修金史如完顏陳和尚傳敘太昌原之戰陳和尚以騎四百破元兵八千楊沃衍傳野豬嶺德安寨之戰力破元兵禹顯傳扼龍豬谷攻元兵獲元帥韓光國等皆直敘不諱此猶存古法也

元史

元史列傳三十卷及三十一二卷已具載元末死事諸臣秦不華余闕等傳矣乃三十三卷以後又以開國時耶律楚材劉秉忠史天倪張柔張宏範等傳編入幾於前後倒置蓋元史本兩次修成洪武二年二月開局八

月成書後又以順帝無實錄再遣使行天下搜採史事
至明年二月開局七月成書今三十二卷以前當是初
次進呈三十三卷以後則第二次進呈者諸臣以太祖
威嚴恐干煩瀆遂不敢請將前後兩書重加編訂耳期
日迫促疎誤尤多列傳中第八卷之速不台卽第九卷
之雪不台第十八卷之完者都卽二十卷之完者拔都
三十七卷之石抹也先卽三十九卷之石抹阿辛顧寧
人已嘗言之然不特此也直脫兒傳旣詳載其從子忽
刺出矣乃後又有忽刺出傳杭忽思傳旣詳敘其子阿
塔赤矣乃後又有阿答赤傳可見其匆遽不暇複校也
又如木華黎博爾朮博爾忽赤老溫四人事太祖當時

號爲撥里班曲律華言四傑也其後子孫爲四怯薛世
領宿衛則四人之勲勤相等可知乃木華黎等三人皆
有傳而赤老溫獨無按太宗本紀元年赤老溫帥師圍
慶陽金移刺蒲阿來救圍始解六年太宗欲自將伐宋
赤老溫請行許之由此以推則赤老溫亦非無事績可
紀者乃獨遺之何也孟琪蒙達備錄謂先有蒙古斯國
雄於北邊後絕衰滅遼史有磨古斯國蓋卽琪所稱蒙古斯磨蒙聲相近也又遼史撻不也傳阻下酋長磨古斯來侵則磨古斯乃阻下酋長之名成吉思起事慕蒙爲雄國乃改稱大蒙古國此
可見建國號之由而本紀亦不載續通鑑綱目嚴實據
青崖峒其將李信乘實出殺其家屬降宋而嚴實傳但
云有王義深者嘗害實族屬而不載李信其人賈良伯

死節記謂余闕妻蔣氏從闕死而闕傳作耶律卜氏按張毅所記耶律卜氏乃闕妾也今以當其妻而反遺蔣氏亦屬疎漏按禮兒傳謂木華黎家所出玉璽楊桓辨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而楊桓傳則曰受天之命既壽永昌一事也而何以岐互若此牀兀兒傳至大二年受封句容郡王武宗紀則以此事繫於至大三年而仁宗紀延祐三年復載此事一事也而何以重複若此又如一乃蠻酋長也太祖本紀作太陽可汗塔塔統阿傳又作太駁可汗一博爾忽也本紀作博羅渾本傳作博爾忽一班珠尼河也本紀作班珠尼河速哥傳又作班朮居河一篤列河也雪不台傳作篤列河速不台傳

又作秃刺河又拔都者本勇士之稱卽今國語所謂巴圖魯也乃史天澤趙阿哥潘等傳則曰拔都拜延傳則曰八都魯阿朮魯及苦徹傳則又曰拔都兒亦何其不畫一也詔令有用蒙古字者當時譯以漢字固不免近俗然既以入史自宜稍加改訂乃泰定帝登極一詔最爲村俗另載史傳俗語條內獨不可稍加潤色乎順帝本宋德祐帝遺體德祐降元封瀛國公後學佛於土番娶邁來的有娠適明宗和世逃於漠北與瀛國善索邁來的爲妻遂生順帝見程克勤宋遺民錄及權衡所撰庚申帝大事記余應所撰合尊大師詩袁忠徹所撰符臺外集是皆元末明初人所共見聞者卽元史本紀亦載文宗至順元

年以順帝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長子非己子命翰林書其事於史館明年復召奎章閣學士虞集作詔播告中外順帝登極因此事徹去文宗廟主詔日文宗私圖傳子乃構邪言謂朕非明宗子俾出居遐陬虞集傳亦見此事是則順帝之非明宗子當時已播人口故文宗崩後卜答失里后寧立明宗次子寧宗名懿璘質班而不立順帝迨寧宗天而順帝始立則庚申帝記所云未必無因作史者縱不便確指其故而於明宗后邁來的傳史作邁來亦何妨略見其由瀛國公歸於明宗之源委所謂疑以傳疑也乃並不書豈以其不經耶然南史梁武帝納東昏妃七月生豫章王綜亦未嘗不書也又泰定帝后

為燕鐵木兒娶作夫人燕鐵木兒傳既載之而八不罕

后傳不言其事雖作史者意存忠厚然北史魏孝靜后

再嫁楊愔為妻亦未嘗不書也按元制宮中稱皇后者甚多泰定后八不罕外尚有亦憐真八刺皇

后忽刺皇后也速皇后卜顏怯里迷失皇后失烈帖木兒皇后俱見表內作史時當是未知燕鐵木兒所娶者何后故不便書耳

庚申帝大事記瀛國公降附後為僧白塔寺中後徙

甘州有趙王者憐之贈以回回女延祐七年四月十

六日夜生一男明宗適過其地見寺上有龍文五采

訪知其故因求為子並載其母歸 宋遺民錄瀛國

公降後世祖妻以公主世祖夜夢金龍繞殿柱明日

瀛國來朝正立所夢柱下世祖陰欲除之公主以告

瀛國懼遂乞從釋號合尊大師 余應詩云皇宋第

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公尙公主時蒙
賜宴明光宮酒酣舒指爬金柱化爲龍爪驚天容侍
臣獻謀將見除公至夜泣沾酥胸幸脫虎口走方外
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
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營養
爲嗣皇考崩時年甫童文宗降詔移南海五年仍歸
居九重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宋德何其隆
西湖志餘虞集在文宗時草詔有曰明宗在北之時
自謂非其子及順帝立捕集赴大都以皮繩縛腰馬
尾縫眼旣至集以文宗親改詔稿呈上遂得釋
庚申外史順帝時尙書高保哥奏文宗在時謂陛下

非明宗子帝大怒究當時作詔者欲殺虞集馬祖常
二人二人呈上文宗御筆脫脫在旁曰彼負天下名
後世只謂陛下殺此秀才乃捨之 按至元十三年
瀛國公降年六歲至元二十五年瀛國學佛土番年
十八歲延祐七年順帝生之歲瀛國公年五十野史
所云或未必無因也

明史

明史多附書

明史事多而文省最爲簡密其法之尤善者莫如附書
之例如忠義文苑等傳一傳之內牽連書者輒數十人
蓋人各一傳則不勝立而傳此舍彼又嫌掛漏故各從

其類一一附書既不沒其人又不傷于冗此史家剪裁法也如陳友定傳後附以元末死事諸臣凡元史所不載者皆具焉而明初南昌死事之十四人康郎山死事之三十五人則類敘于趙普勝傳後正統中死土木之難者惟張輔等另有專傳外其他則類敘于曹鼐等傳後正德中諫南巡被杖者百餘人則類敘于舒芬夏良勝何遵等傳後嘉靖中議大禮被杖之數百人則類敘于何孟春等傳後李福達之獄坐罪者四十餘人則類敘於馬錄傳後皆此法也又建文從亡諸臣如台州樵夫樂清樵夫河西傭補鍋匠馬二子雲門僧若耶僧玉山樵雪庵和尚之類皆據從亡錄致身錄史仲彬撰革除錄宋瑞儀撰

忠賢奇祕錄王詒撰諸書採入此等野史其真偽雖不可知然皆附於殉節諸賢傳後所謂與其過而去之母寧過而存之又見修史者之用意也

明史父子兄弟不同傳

南北史新唐書體例凡一人有傳則其子孫應傳者皆附於此人之後明史則不然如周瑄與其子金耿九疇與其子裕李遂與其子材陳以勤與其子于陞鄭曉與其子履仁王忬與其子世貞世懋劉顯與其子縉皆父子也而各自為傳蓋分傳則時代清楚使閱者一覽了然此亦作史舊法又如馬思聰有傳而其子明衡反附于鄧繼曾傳後以明衡與繼曾同諫昭聖太后傳免朝

賀一事同獲罪也瞿景淳之子汝稷汝說附景淳傳後而汝說子式耜又另立傳與何騰蛟同卷則以式耜與騰蛟皆明末一大關係之人也而張居正傳後乃又附其曾孫同敞馬芳傳亦附其子林及孫熿似乎自變其例然此蓋有意附之以見居正之有賢子孫而馬氏則三世皆死國難也

明史多載原文

明史於諸臣奏議凡切於當時利弊者多載之如蔣欽之劾劉瑾也沈鍊楊繼盛之劾嚴嵩也吳中行趙用賢鄒元標之劾張居正也楊漣之劾魏忠賢也皆載其全文不遺一字此正修史者表彰深意嘉靖中大禮之議

毛澄等之主考孝宗者張璫桂萼方獻夫等之主考興獻王者各有一是則並存其疏使閱者彼此叅觀而是非自見此外如李善長傳末載王國用爲善長訟冤一疏以見善長被誅之枉于謙傳末載成化中復官賜祭誥詞以見謙被害之冤熊廷弼傳末載韓爌請給其首歸葬一疏文情愷切議論公平廷弼功罪於此而定更非漫焉抄入者此可以見作史者之用意也至如擴廓傳載蔡子英上明太祖一書方國珍傳載詹鼎代作乞降一表明昇傳載楊璟諭降一書則又以其文皆有先秦西漢之風而並存之閱者細心讀之可以知去取之當矣

大禮之議

明史傳贊持論雖本忠厚而皆協是非之公如嘉靖中大禮之議天下後世萬口一詞皆是楊廷和而非張璁等明史傳贊獨謂廷和等徒泥司馬光程頤濮園之說英宗長育宮中名稱素定世宗奉詔嗣位承武宗後事勢各殊諸臣徒見先賢大儒成說可據而未準酌情理以求至當爭之愈力失之愈深此論直足破當時循聲附和之謬也按廷和等所據者漢定陶南頓及宋濮園三事漢成帝立定陶王爲皇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其王後其王者太子本生父也此一據也漢光武中興先立四親廟推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後以張純

竇融等議乃以宣元成哀平五帝代四親廟而別爲南頓君立皇考廟此二據也宋仁宗立濮安懿王子於宮中爲皇太子是爲英宗英宗登極司馬光謂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范鎮亦言陛下旣考仁宗若復以濮王爲考於義未當程頤又言爲人後者謂所後爲父母而謂所生爲伯父母此三據也不知漢哀帝宋英宗早經成帝仁宗預立爲子其不得考其王濮王固宜漢至哀平國統中絕光武崛起重復漢祚雖曰繼統實係創典原不必以宣元以下爲親廟其舍本生而立宣元以下親廟本漢儒之謬也卽立宣元親廟矣而其別立南頓君廟亦仍曰皇考廟並未嘗去皇考之稱

也至如明世宗之入繼也以武宗無子而祖訓有兄終弟及之義故世宗以倫序得立若以繼統而卽當考所繼之君則宜考武宗矣以武宗從兄不當考而考孝宗則又抹煞武宗一代矣孝宗在日自有武宗並未嘗立世宗爲嗣也世宗之生在孝宗旣崩之後並未嘗奉孝宗命爲嗣也故廷和草武宗傳位遺詔亦但云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某倫序當立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于宗廟迎嗣皇帝位其草世宗卽位詔亦云奉皇兄遺詔入奉宗祧皆未敢明言以世宗爲孝宗子也而柰何使之舍本生而考世父此本廷和等之自爲窒礙母怪張璠等之伺間也璠之論曰漢成帝之

于哀帝宋仁宗之於英宗皆預立爲嗣養之宮中其爲人後之義甚明今武宗無嗣大臣遵祖訓以倫序立陛下何得與預立爲嗣者同例而論哉方獻夫疏曰程頤濮議謂英宗旣以仁宗爲父不當復以濮王爲親此非宋儒之說不善實今日之事不同蓋仁宗嘗育英宗於宮中孝宗未嘗立陛下於宮中孝宗未嘗以陛下爲後陛下亦未嘗後孝宗也此二說者明白了當自爲千古不易之論故其疏一出楊一清亦早心折之世徒以考興獻者多小人考孝宗者多正人遂忘其立論之是非折衷於至當此豈得爲篤論乎宋高宗將立孝宗爲嗣命廷臣集議本生父封爵汪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

之親高宗親筆降出口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此何等光明正大高宗鞠孝宗於宮中命之爲子尙不沒其本生父之稱况世宗由藩王入繼素未有儲貳之稱乃欲使之舍生父而考世父乎可見廷和等但拘濮議并高宗封秀王之事亦不及知此廷和等之陋也自明史傳贊出而此事之是非始定矣

明史行文典雅

王越傳越提督軍務秦王設妓樂以宴之越曰下官爲王吠犬久矣寧無以相酬者遂盡乞其妓樂以歸或疑下官二字唐宋以來史傳久無此稱不知此正士大夫對藩王之稱宋孝武定制諸王封國者其封內官止稱

下官不許稱臣明史正引用此典雖小節亦見其措詞

不苟也

明史范輅傳太祖定制王府屬僚稱官後乃稱臣其餘文武及京官出使者皆稱官是朝官見王自稱官正有明之制

史傳俗語

史傳中有用極俗語者唐書以前不多見惟齊書文帝幸豫章王疑第須由宋長寧陵隧道過帝曰我便是入他家墓內尋人薛安都傳京師無百里地若不能勝便當拍手笑殺北史字文化及謂許善心曰我好欲放你乃敢如此不遜又化及謂李密曰我與你論相殺事隋書太子勇曰阿娘不與我一好婦女亦是可恨舊唐書鄭綮傳綮聞將拜相曰萬一如此笑殺他人史思明將死罵曹將軍曰這胡誤我宦官劉季述廢昭宗手持銀

摠數上罪云某事你不從我定此數語皆以俗吻入文
此外不更見也至宋遼史乃漸多遼史伶官羅衣輕傳
興宗嘗與太弟重元雙陸時重元有異志羅衣輕指局
寓諷曰雙陸休癡和你都輸去也又羅衣輕以詼諧將
見殺太子曰打譚底不是黃幡綽應聲曰行兵底不是
唐太宗乃笑而釋之宋史俗語尤多邵雍傳程顥與雍
論數謂先生之數只是加一倍法雍驚曰大哥怎恁地
聰明又謝良佐曰富鄭公身兼將相堯夫只將做小兒
良佐又謂程顥曰一年只去得个矜字仔細檢點得來
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病方有進向處張翥傳蔡
京謂翥曰覺得眼前盡是面諛脫取官職去底人王珪

傳葉祖洽追論建儲曰珪語李清臣云他自家事外廷
不當管蘇雲卿傳漕帥謂朝廷仗張魏公了此事雲卿
曰此事恐怕他未便了得在施全傳全刺秦檜被執檜
曰你莫是心風否全曰我不是心風滿朝都要殺虜你
偏要與虜和故此我要殺你汪立信傳立信謂賈似道
曰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今江南無一寸
乾淨地我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耳文天祥傳天祥至
燕阿合馬顧左右曰此人生死由我天祥曰要殺便殺
道甚由你不由你又元史泰定帝卽位一詔全係翻譯
蒙古文今錄出以見一時文誥之體詔云薛禪皇帝可
隣見嫡孫裕宗皇帝長子我仁慈甘麻刺爺爺根底封

授晉王統領成吉思皇帝四箇大幹耳朵及軍馬達達
國土都付來依著薛禪皇帝聖旨小心謹慎但凡軍馬
人民的不揀甚麼勾當裏遵守正道行來的上頭數年
之間百姓得安業在後完澤篤皇帝教我繼承位次大
幹耳朵裏委付了來已委付了的大營盤看守著扶立
了兩箇哥哥曲律皇帝普顏篤皇帝姪碩德八剌皇帝
我累朝皇帝根底不謀異心不圖位次依本分與國家
出氣力行來諸王哥哥兄弟每衆百姓每也都理會的
也者今我的姪皇帝生天了也麼道迤南諸王大臣軍
上的諸王駙馬臣僚達達百姓每衆人商量著大位次
不宐久虛惟我是薛禪皇帝滴派裕宗皇帝長孫大位
次裏合坐地的體例有其餘爭立的哥哥兄弟也無有
這般晏駕其間比及整治以來人心難測宐安撫百姓
使天下人心得寧早就這裏卽位提說上頭從著衆人
的心九月初四日於成吉思皇帝的大幹耳朵裏大位
次裏坐了也交衆百姓每心安的上頭赦書行有云云
此皆從蒙古字譯出極爲俚俗昔宋子京修唐書凡唐
時四六奏疏悉改爲散文意欲變今從古固屬好高之
過乃宋景濂等修元史於此等詔詞不稍加潤色竟以
之編入本紀毋乃太草率耶抑或有意存之以見當時
之鄙俚耶

